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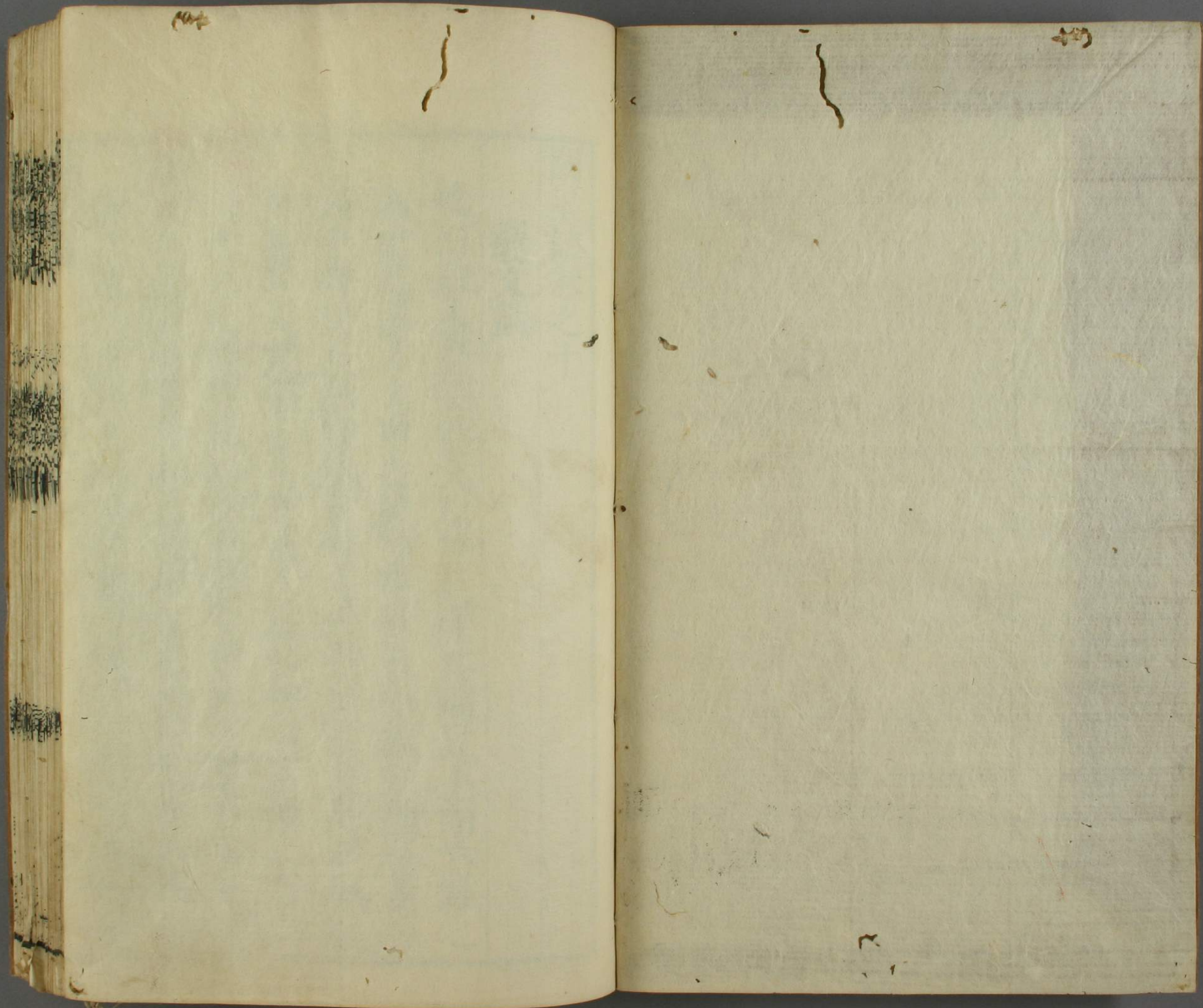
關里誌

藝文誌

十

ル 5
1635
4





1635
4

關里誌卷之十

藝文誌

敘曰班孟堅誌藝文以仲尼弁其端豈不謂六經之
 昭垂為萬古文章之祖乎輓世承學縱欲抽芬芳於
 講壇振金石於宮牆是燭火爭明於陽鳥蹄泮驅濤
 於海若矣然奎宿主文章之府洙泗實風雅之基而
 曰文不在茲豈其然乎是故玉音遣告壘書褒旌則
 九重之綸綍所當備寶也貞珉所鐫阜囊所封則紀載敷
 奏之章所當錄也頌功美德考實定名與夫揚靈帛



古則詩賦贊銘之類不可遺也大都思緒雲霧詞鋒
 景煥允矣六經之鼓吹千秋之事業也若夫擷藻繪
 于壇場競品題於縹素非所語於闕里之庭矣作藝
 文誌

制詔

魏黃初二年修魯郡孔廟詔
昔仲尼稟太聖之才懷

而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至栖栖焉
 皇皇焉欲屈已以存道貶身以救世於是王公終莫
 能用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業因魯史而制春
 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崇其文以述
 作仰其聖以成謀茲可謂命世太聖億載之師表者
 已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

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誦誦之聲四時不睹丞嘗
 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嗟乎
 朕甚憫焉其以奉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
 子之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卒史以守衛之又
 於其外廣為屋宇以居學者

南北朝宋文帝元嘉十九年修廟詔
曹子始集學業

絕迹將千載感事思人意有慨然奉聖之胤可速議
 襲於先廟地特為營建依舊給祠宜令四時享祀闕
 里往經寇亂賢學殘毀并下魯郡復修學舍採召生
 徒昔之賢哲及下介之善猶或衛其土龍禁其芻牧
 况尼父德表生民功被百代而墮堊荒蕪荆棘弗剪
 可蠲墓側數戶以掌洒掃魯郡上民孔景等五戶居
 近孔子墓側蠲其課役以給洒掃并栽種松柏六百
 株

武帝孝建元年修廟詔
仲尼體天降德繼周興漢經

緯二十極冠冕百王爰自前代

咸加褒述典司失人因闕宗祀先朝遠存遺範有詔
繕立世故妨道事未克就國難頻深忠勇奮厲實憑
聖義太教所敦永惟兼懷無忘待旦可開建廟制同
諸侯之禮詳擇爽塏厚給祭秩

南齊武帝永明七年修廟兼襲封詔

宣尼誕敷文德峻極自天發揮

七代陶鈞萬品英風獨舉素王誰匹功隱於當年道
深於日月感麟厭世緬邈千祀川竭谷虛陵夷淵塞
非但洙泗湮淪至乃享嘗乏主前王敬仰崇修寢廟
歲月亟流鞠為茂草今學校興立實稟洪規撫事懷
入彌增欽屬可改築宗祊務在爽塏厚給祭秩禮同
諸侯奉聖之爵以時繼紹

明帝建武元年修廟詔

仲尼明聖在躬允光上哲弘厥雅道太訓生民師範百主

軌儀千載世人期仰忠孝攸出玄功潛被至德彌闡
雖反袂遐曠而祧薦靡缺時祭舊品秩比諸侯頃歲
以來祀典陵替俎豆寂寥牲奠莫舉豈所以克昭太
烈永隆風教者哉可式循舊典詳復祭秩使牢饒備

禮欽享兼申

梁敬帝太平二年封奉聖侯詔

夫子降靈體詰經不

玄功仰之者彌高誨之者不倦立忠立孝德被蒸民
制禮作樂道冠群后雖泰山極峻一簣不遺而泗水
餘瀾千載猶在自國圖屯阻祧薦不修奉聖之門胤
嗣殲滅敬神之寢簠簋寂寥永言聲烈寔兼悽愴外
可搜舉魯國之族以為奉聖之後并修繕廟堂祗備
祀典四時薦秩一皆遵舊

陳後主至德三年改築舊廟詔

宣尼誕膺上哲體資

並天地而合德樂正雅頌之與與日月而借明垂後
昆之制範開生民之耳目梁季湮微靈寢忘處鞠為
茂草二十餘年敬仰如在永惟愀息今雅道和熙由
庚得所斷琴故履零落不追閱音開書無因修復可
詳之禮典改築舊廟葺房榱棟咸使維新芳馨潔潦
以時享奠

北魏孝文帝延興二年祀孔廟詔

尼父稟達聖之資，體生知之量，窮理盡性，道光四海，頃者徐淮未賓，廟隔非所致，今祀典頓廢，禮章殄滅，遂使女巫妖覲，淫進非禮，殺牲鼓舞，倡優媒狎，豈所以尊明節，敬聖道者，也自今以後，祭孔子廟，制用酒脯而已，不聽婦女合雜，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違制論，其公家有事如常，犧牲粢盛，務盡豐潔，臨事致敬，肅如也。

後周靜帝大象二年封孔子為鄒國公詔

太德之後，是稱不絕。

功施於民，義昭祀典，孔子德惟邁往，道實生知，以太聖之才，屬于古之運，載弘儒業，式次彝倫，至如參贊天人之理，裁成禮樂之務，作範百王，垂風萬葉，朕欽承寶曆，服膺教義，眷言沐浴懷道，滋深而褒成，啟號雖彰，故實旌崇，聖績猶有關如，可追封為鄒國公，邑數佳舊，并立後承襲，列于京師，置廟以時祭享。

隋煬帝大業四年封紹聖侯詔

先師尼父聖德在躬，誕發天縱之資，憲章

文武之道，命世膺期，蘊茲素王，而頹山之曠，忽踰于千祀，至德之美，不存于百代，永惟懿範，宜有褒崇，可立孔子後為紹聖侯，有司求其苗裔，錄以申上。

唐高祖武德二年立周公孔子廟詔

太德必祀，義在方冊，達人命世，

流慶後昆，爰始姬旦，匡翊周邦，創設禮經，大明典憲，啟生民之耳目，窮法度之本原，粵若宣尼，天姿睿哲，四科之教，歷代不刊，三千之徒，風流無斁，惟茲一聖，道濟生人，尊禮不修，孰明褒尚，宜命有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

九年立褒聖侯詔

宣尼以太聖之德，天縱多能，王道

稱生民以來一人而已，自漢氏馭歷，魏室分區，爰及晉朝，暨於隋代，咸相崇尚，用存享祀，朕欽若前王，憲章故實，親師宗聖，是所庶幾，存亡繼絕，抑惟通典，可立孔子後為褒聖侯，以隋故紹聖侯孔嗣哲嫡子德

高宗乾封元年追贈孔子為太師詔

朕聞德契機神 盛光烈于後代 化成天地玄功被于庶物 魯太司寇宣尼父孔某資 太聖之材屬衰周之末思欲屈已濟俗弘道佐時歷 聘周流莫能見用想乘桴以永嘆因獲麟而興感於 是垂素王之雅則正魯史之繁文播鴻業于一時昭 景化于千祀朕嗣膺寶曆祇奉睿圖憲章前王規矩 先聖崇至公于海內行大道于天下遂得八表以安 兩儀交泰功成化洽禮備樂和展采東巡迴輿西土 途經茲境撫事興懷駐蹕荒區願為師友瞻望幽墓 思承格言雖燕寢荒蕪餘基尚在靈廟空寂微烈猶 存孟軻曰自生民以來未若孔子者也微禹之嘆既 深褒崇之道宜峻可追贈太師庶年代雖遠式範令 圖景業惟新儀刑茂實其廟宇制度卑陋非宜更加 修造仍令三品一人以少牢致祭褒聖侯德倫既承 胤嗣有異常流其子孫並宜免賦役

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加謚文宣王制

啟邁令靈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也所謂自天 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立天下之 大本成天下之大經美政教移風俗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民到于今受其賜不其偉歟於戲楚王莫封魯 公不用俾夫太聖才列陪臣棲遲旅人固可知矣年 紀寢遠光靈益彰雖代有褒稱未為崇峻不副於實 人其謂何夫子既稱先聖可追謚為文宣王令三公 持節冊命其後嗣褒聖侯改封文宣公

又追封十哲制

門人三千見稱十哲包大眾美實超 並宜褒贈以寵賢明其顏子既云亞聖須優其秩追 贈充國公孔子騫費侯伯牛鄆侯仲弓薛侯子有徐侯 子路衛侯子我齊侯子貢黎侯子游吳侯子夏衛侯

又追封群弟子制

道可褒崇豈限今古追贈之典旌 德存焉夫子十哲之外曾參等六

十七人同升孔門博習儒術子之四教爾實行之親受教言式揚太義是稱達者不其盛歟欽若古風載崇玄聖至於十哲亦被寵童而曾子之倫未有稱謂宜亞四科之士以疏五等之封俾與先師咸膺盛禮皆封伯

又封三十五代孫璿之為文宣公制水惟聖道思闡儒風故尊崇先

王所以弘至教褒獎後嗣所以美前列褒聖侯孔璿之纂承睿哲克履中庸三命益欽敦素憑於相業百代必祀光寵秘於朝恩積慶之餘既開土宇至德不朽宜傳帶礪可封文宣公兼除交州長史遷都水使者食邑一千戶

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封四十四代孫孔宜為文宣

公制朕以太子之聖其道猶天睠彼裔孫宜其嗣襲况聞爾服勤素業砥礪官常乃諭善於東宮俾

增榮於闕里勉遵家法以荷國恩一又詔曰素王之道百代所宗傳祚襲封抑存舊典文宣王四十四代孫孔宜服勤有素砥礪廉隅亟歷官聯洽聞政績聖人之後世德不衰俾登朝倫以光儒胄可遷右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

至道三年令孔延世襲封文宣公制叔敖陰德尚繼絕于楚邦臧孫

立言猶有後於魯國豈聖人之後可獨遠于陵廟乎許州長葛縣令孔延世鍾裔孫之慶任文理之朝能敦素風甚有政術宜任桑梓之地以奉丞嘗之儀可特授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幸闕里詔朕以紀號代宗觀風

斯文矧尼山毓粹之區光靈可挹而曲阜奉祀之地廟貌猶存將伸款謁之儀用表欽崇之志宜取十一月朔日幸曲阜縣備禮躬謁仍付所司詳定車駕至曲阜縣謁文宣王廟內外量設黃麾仗襲文宣公親

伯叔兄弟並許陪位

本年加謚夫子玄聖文宣王制

昭宣教本總百王而致治不變人文方啟迪於素風
思不揚於鴻烈先聖文宣王道膺上聖體自生知以
天縱之多能實人倫之先覺玄功侔乎簡易景鑠配
乎貞明惟列辟以尊崇為億載之師表肆朕以寡昧
欽承命曆曷嘗不遵守彛訓保火中區屬以祗若元
符告成喬嶽觀風廣魯之地飭駕數仞之墻躬詣遠
祠緬懷遐躅仰明靈之如在肅奠獻以惟寅是用稽
簡冊之文昭聰敏之德聿舉追崇之禮庶申嚴奉之
心備物典章垂之不朽誕告多士昭示朕意宜追謚
玄聖文宣王

封聖父叔梁紇為齊國公聖母顏氏為魯國太夫人

詔朕以祗陟岱宗親巡魯甸永懷宣聖之德躬造闕
里之庭奠獻周旋欽崇備至惟降靈之所自亦錫

羨之有初像設具存名稱斯闕宜加追命以煥典章
叔梁紇宜追封齊國公顏氏宜追封魯國太夫人

封聖配元官氏為鄆國夫人

詔朕時巡魯郡躬詣孔
堂顧風教之所尊舉
典章而既渥春惟令淑作合聖靈載稽簡冊之文尚
闕封崇之數屬茲咸秩特示追崇垂厥方來式昭遺
範元官氏宜追封鄆國夫人

又追封群弟子詔

朕乃者封巒禪社昭列聖之鴻休
於闕里遂躬謁乎魯堂瞻河海之姿睟容穆若出泗
水之上高風凜然舉茂典之有加期斯文之益振由
是推恩世胄併錫寵章祗事祠庭廣增其奉邑復念
性與天道德冠生民議茲玄聖之名冀廣嚴師之禮
兼朕親為製贊以表崇儒至於四科鉅賢並起五等
七十達者俱贈列侯仍命案寮分紀遺烈式畫褒揚
之旨庶資善誘之方宜令中書門下樞密院三司使
兩制丞郎待制閣館直館校理分撰贊以聞

仁宗皇祐二年封尼山為毓聖侯

元聖肇興誕自東魯惟天之生

德蓋云默定而嶽之降神實應精禱交州泗水縣尼丘山崇岡秀阜雲雨所出儲不祐于商後孕全氣于孔族挺毓春哲為萬代師當崇五等之封俾均四瀆之秩列于祀典以來神像攸司奉書牲申昭告宜特封毓聖侯

至和二年改封衍聖公制

孔子之後以爵號褒顯世世不絕其來遠矣自漢元

帝封為褒成君以奉其祀至平帝時改為褒成侯始追謚孔子為褒成宣尼公褒成其國也宣尼其謚也公侯其爵也後之子孫雖更改不一而不失其義至唐開元中始追謚孔子為文宣而尊以王爵其嗣褒聖侯為嗣文宣公孔氏子孫去國名而襲謚號禮之失也蓋由於此比朕稽考前訓博采群議皆謂宜去漢之舊號唐之失稽古正名於義為得朕念先帝崇尚儒術親祠闕里而始加至聖之號務極尊顯之意

肆朕纂臨繼奉先志尊儒重道不敢失墜而正其後裔嗣襲之號不其重歟宜改至聖文宣王四十六代孫孔宗愿為衍聖公

徽宗崇寧三年封端友為衍聖公管勾祀事

詔自書契以

還爵於朝者多矣未有傳世四十有八而不絕者也惟爾文宣之後次當承襲宜錫文階并示寵渥從加恪慎務保厥榮一又詔曰先聖古今之師也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殆未有能違之者朕既法其言遵其道舉以為治猶以為未也又錄其後裔以褒大之爾先聖之系效官東魯者積有年矣通籍金閨陞華芸閣以示褒獎汝尚勉哉可特轉通直郎除直秘閣

度宗咸淳三年陞曾子子思配饗

詔惟孔子獨稱顏回好學固非二十

千之徒所同也而其學不傳得聖傳者獨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忠恕兩語深契一貫之旨中庸一篇

不聞前世之蘊而孔子之道益著向非顏魯曾思孟相繼演繹著書垂訓中更管商揚墨佛老幾何其不遂泯哉今大成惟顏孟侑食曾思不預尚為闕典先皇帝迹道統之傳自伏羲以來著十三贊孔子而下顏魯曾思孟昭然具在其非以遺我後人乎其令禮官學官議可陞魯曾思侑食併議可陞十哲者以聞是年二月陞魯曾參封郕國公孔伋封沂國公配食顓孫師封顓川侯陞十哲

金章宗明昌二年封元措為衍聖公誥聖模之大儀範百王德祚

所傳垂光千祀蓋立道以經世宜承家之有久文宣王五十一代孫孔元措秀身衍祥清洙流潤芝蘭稟蔚為宗黨之英詩禮舊聞螢服父兄之訓語年雖妙論德已成肆疏世爵之封乃煥身章之數非獨增華於爾族固將振耀於斯文勉嗣前修用光新命

又授中議大夫仍賜四品勳封誥夫子既沒千八百

一世自近古以公其爵顧階散如彼其卑必也正名難於仍舊是以興百王之曠典峻四品之華資以爾有成人之風繼將聖之後當余定格會爾疏封噫廟貌存焉克謹歲時之祀家聲久矣無忘詩禮之傳學有餘師善將終譽

元武宗大德十年加大成封號詔蓋聞先孔子而

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以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朕纂承不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未唯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

文宗至順二年封啟聖王并夫人顏氏詔闕里有家

之曾尼山請禱天啟聖人之生聿觀人文敷求往哲維孔氏之有作集群聖之大成原道統則堯授舜傳

至周文王論世家則契至湯下逮正考父其明德也遠矣故生知者出焉有開必先克且厥後如太極之生天地如鉅海之有本源雲仍既襲於上公之封考妣宜歸夫素王之爵於戲君子之道考而不謬建而不悖予以敦典而敘倫宗廟之禮愛其所親敬其所尊予以報功而崇德尚篤其慶以相斯文齊國公叔梁紇加封為啟聖王曾國太夫人顏氏加封啟聖王夫人

又封元官氏為文宣王夫人詔

我國家敦典禮以彌

瞻素王之廟尚虛元姬之封有其舉之斯為盛矣太成至聖文宣王妻元官氏來嬪聖室垂裕世家遵豆出房自流風於殷禮琴瑟在御存燕樂於曾堂功言邈若於遺聞儀範儼乎其合德作爾禕衣之像稱其命鼎之名噫秩秩彞倫吾欲廣關雎鵲巢之化望皇文治天其興河圖鳳鳥之祥可特封太成至聖文宣王夫人

洪武元年封希學為襲封衍聖公誥

古之聖人自義

天治民明並日凡德化之盛莫有加焉然皆隨時制宜世有因革至於孔子雖不得位會前聖之道而通之以垂教萬世為帝者師其孫子思又能傳述而明言之以極其盛有國家者求其統緒尊其爵號蓋所以崇德而報功也歷代以來膺襲封號者或不能細其祖武朕甚愍焉當臨御之初訪其世襲者得其五十六代孫孔希學太宗是紹爰行典禮以致褒崇爾其勤敏以進學恭儉以成德庶幾領袖世儒益展聖道之用於當時以副朕之至望豈不偉歟可封資善大夫襲封衍聖公

七年賜世職知縣克伸勅

昔君天下者官以五爵自

職非德功者弗登可見昔君慎名爵而重志能者朕值胡運天更布衣而起草萊天命歸而群英附不五

七年間偃兵息民，一華夏主兆民紀年，洪武當建國之初，已定神人之分，故天地位其位，黔黎務焉。其於先聖先師，朕不敢外稽諸歷代，載在祀典者，則仲尼有血食，後嗣有襲封。於是法前代，仍舊章，孔子希學受封，世為縣令者，希大職如前，何期希大不依祖訓，屢干國憲，自蹈罪戾，以失世官。今特選本族以孔克伸授從仕郎，知濟寧府兗州曲阜縣事。爾尚夙夜忠勤，承流宣化，宜鑒前車之失，永無忝於聖裔，則予汝嘉爾勉哉。

十年令修先聖廟勅

春秋時人紀廢壞，孔子以至聖而復明，萬世永賴，功莫大焉。夫食粟則思樹藝之先，衣帛則思蠶繅之始，皆重其所從出也。孔子之功與天並立，故朕命天下通祀，以致崇報之意。而闕里又啟聖降神之地，廟宇廢而不修，將何以安神靈，昭來世。爾工部其即為修理，以副朕懷。

十五年賜知縣克瑩勅

朕聞古人有必報而不忘者，不受禍患，固報之。朕與臣民同世，於斯時方知大成，至聖文宣王當世之先師，時人去古既遠，有失報禮，稽諸古典，報則有光，其光之顯揚，師徒共之。若果誠能報之，則益而無損。洪武十四年，吏部奏為襲封衍聖公長逝，生前因曲阜縣知縣孔克伸卒，其官係孔氏子孫，世職昔衍聖公已薦族人孔克瑩為知縣。朕思衍聖公逝後，方奏慮恐不實，以爾族中長者，悉至京師，論賢排嫡，族人既至，宗派分明，以爾克瑩為賢，特命為曲阜縣知縣，以報先師爾當敬事，以在公而信。以來庶民儉，使人效勤，問民艱，用力以時，以揚先師盛德，於戲陰隲流芳，萬世不泯，英靈長存，子孫承之，爾宜懋哉。

十七年封衍聖公孔訥誥

三皇五帝之道，明陳彼敘，大展彛倫，協天地陰陽，定民居者，為此也。至周文繁於三墳，道迷於五典，兼八索九丘之泛，而諸家之說並生，是致道途橫，雖欲馳

之莫如所，向獨先師孔子明哲心樞，睿知定真，折偽以成詩書，其修道之謂教，可謂至矣。率性之謂道，可堅矣。由是，天鑒善德，血食之祀，萬世子孫弘衍于今。耿光而弗磨者，固幽明之誠，無間感通。天下故若是也。衍聖公孔希學嬰疾，長往，嫡長子訥服闋來朝，令襲其爵，以奉先師爾。吏曹如勅，無怠欽哉。

本年賜知縣希文勅

朕惟德相天地，道合四時。若此者，古今罕焉。雖然，始伏義而至，有元聖相繼，賢接踵，未嘗缺也。然如仲尼者，無且秦火之後，聖賢之道亡於紀冊，但存者未完。獨仲尼誠通天下，澤敷宇內，所以自漢崇之，至唐追封為文宣王。宋加至聖，元加大成，號封至極，血食無窮。其子孫世享榮祿，所以前代以闕里之邑，職其子孫。今是邑缺官，導民族以賢推，孔希文最。今特以希文授承仕郎，知濟寧府交州曲阜縣事。爾吏部如勅奉行，使往欽哉。

二十八年賜知縣希範勅
古昔盛時，仕者不出其國，生於同鄉，而治其同鄉之

良故能察其好惡，知其土俗，拯其疾苦，政教行而民從之也。易後世或私于其鄉，於是此道不復也。又矣。惟爾孔氏以先師裔孫之故，前代特遣治其鄉邑。庶幾古昔之意焉。茲命孔希範為承仕郎，知曲阜縣事。爾尚杜爾私室，爾慾無以勢陵下，無以親撓公。爾祖不云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其務正身以宣化，使鄉邑之民蒙爾之惠，謂聖人之子孫果異於眾人，不亦善乎。

永樂八年封彥縉為衍聖公誥

孔子之道配乎天地，師表萬世，咸在尊崇。

欽仰素王傳襲後裔，今五十九代孫彥縉允為世嫡。雅有令資，俾紹顯榮，用光儒胃，可襲封衍聖公。惟克懋勤服，茲寵命勉修聖學，承藉家聲，欽哉。

九年賜知縣克中勅

國家崇先聖之道，既封孔氏之嫡，為衍聖公，承于世世。又簡求

其裔之良者為令于鄉邑治教，其民著在令典。皆所以褒隆先聖之道也。爾孔克中乃孔子五十五代孫

今特命為山東兗州府曲阜縣知縣爾其懋勤忠孝承流宣化敬慎不渝以光膺朕命無忝於爾聖祖欽哉

按我朝有司無領勅之例而國初獨賜孔氏世職蓋我

皇祖於優厚聖裔之中寓慎重守令之意大哉聖謨在賢愛民之義兩得之克中之後始不聞領勅之典矣

宣德元年追賜衍聖公公鑑誥

孔子明堯舜禹湯文者所以隆崇報之禮焉故襲封衍聖公孔子公鑑乃宣聖五十八代孫早紹封爵而弗永年然克謹禮度不忝先世茲特推恩追賜誥命以著嘉念不忘之意原有知庶其歆服

景泰六年贈承慶為衍聖公誥

朕惟積善在躬餘慶寵命必及其先况為先聖之後入其禮尤宜于加等爾孔承慶乃襲封衍聖公孔弘緒之父潛德弗耀為時善人胡不永年幸生賢嗣于既襲於封爵爾亦宜有褒崇是用追贈爾為衍聖公嗚呼生有善譽歿有榮名尚克歆承永光胤祚

本年封弘緒為衍聖公誥

帝王之道待孔子而後明此有國者之常禮而我祖宗以來之盛心也先師孔子六十一代孫孔弘緒既稟令資而為世嫡宜膺封爵以紹儒宗特命襲封衍聖公惟德可以繩先惟學可以希聖性惟懋必光寵是承欽哉

成化十二年弘泰襲封衍聖公誥

朕惟先師孔子之文武而為後世帝王之楷式者也尊崇之典既屢加于其躬錫封之恩宜移後于其後爾孔弘泰乃孔子六十一代孫生稟精資行遵禮度宜膺顯爵以貴厥宗特命襲封衍聖公於戲惟學可以希聖惟德可以

繩先爾往懋哉母系朕命

弘治十六年封聞韶為衍聖公誥

國家稽古右文建

孔子之道是憑是式故錫爵啟封俾奉世祀崇德象

祖宗列聖至于朕躬有隆無替爾聞韶儒宗世嫡嗣膺
封命而茂年美質足紹前休爾尚克勤進修永終令
譽以副四方之觀禮以光百代之宗祀夫忠信乃行
乎州里孝弟可通於神明爾惟欽哉學在溫故而知
新德貴擇善而固執此先師之明訓而家學所世守
者也爾其懋哉

嘉靖三十年封貞幹為衍聖公誥

朕聞孔子以萬世

厚教化無窮故所以報於其後者建以上公子孫承
繼永作質於王家不獨享祀之而已爾襲封衍聖公
孔貞幹乃孔子六十三代孫性姿溫粹器宇端凝考
古好文無忝聖人之胄象賢崇德宜疏世爵之封爰
示褒章用昭寵數於戲闕里之裔以爾為嫡則爾乃
禮樂之所宗也惟秉心寅慎乃可以對先靈惟制行
光明乃可以表姻族惟禮物恪修乃可以繫四方之
望惟文獻不墜乃可以為百世之徵爾惟懋哉斯承
朕之無斁

三十八年封衍聖公尚賢誥

我國家稽古致治一惟

祖宗列聖以逮于朕尊崇之典愈隆弗替尤必寵其後
人紹封奉祀所以致無窮之報也爾孔子六十四代
孫襲封衍聖公孔尚賢賦資明敏早承詩禮之傳秉
志恪恭不忝神明之胄瞻惟國典宜有褒嘉是用錫
之誥命以為爾榮夫崇德懋恩朕乃率循乎彝典象
賢濟美爾宜光紹乎前休尚其益懋厥修庶以振祖
風而延令譽欽哉

碑記

漢

元嘉三年置百戶卒史碑

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

聖道魁六經孔子作春秋制孝經刪述五經演易繫辭經緯天地幽贊神明故特立廟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戶卒史一人典主守廟春秋享禮財出王家錢給太酒直須報謹問一太常祠曹掾馮牟史郭玄辭對故事辟雍禮未行祀先聖師待祀者孔子子孫太宰太祝令各一人皆備爵太常丞監祠河南尹給牛羊豕雞各一太司農給米祠臣愚以為如瑛言孔子太聖則象乾坤為漢制作先世所尊祠用眾牲長吏備爵今欲加寵子孫敬恭明祀傳于罔極可許臣請曾相為孔子廟置百戶卒史一人掌領禮器出王家錢給太酒直他如故事臣雄臣戒愚戇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制曰可一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二十七日壬寅司徒雄司空戒下魯相承書從事下當

用者選其年世已上經通一藝雜試通利能奉弘先聖之禮為宗所歸者如詔書書到言一永興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魯相平行長史事下守長擅叩頭死罪敢言之司徒司空府壬寅詔書為孔子廟置百戶卒史一人掌主禮器選年世已上經通一藝雜試能奉弘先聖之禮為宗所歸者平叩頭叩頭死罪死罪謹按文書守文學掾魯孔鮒修春秋嚴氏經通高弟事親至孝能奉先聖之禮為宗所歸除鮒補名狀如牒平惶恐叩頭死罪死罪上司空府一讚曰魏魏太聖赫赫彌章一相乙瑛字少卿平原高唐人令鮑疊字文公上黨屯留人政教積古名重規矩乙君察舉守宅除更孔子十九世孫麟廉請置百戶卒史一人鮑君造作百戶吏舍功垂無窮一後漢鍾太尉書一宋嘉祐七年張稚圭按圖記一右按雄與戒俱未載姓攷之漢書司徒雄乃吳雄字季高河南人司空戒乃趙戒字意伯成都人惟始置吏闕名焉一棟按始置之史乃孔鮒也碑文所載甚明何謂闕名不詳考之故耳

永壽二年魯相韓勅復聖母顏氏聖配元官氏族屬

繇發碑

惟永壽二年青雲在涪灘霜月之靈皇極之

日魯相河南京韓君勅追惟太古華胥生皇
維顏誕育至寶宰制元道百王不改孔子近聖為漢
定道自天王以下至於初學莫不驩思嘆仰師鏡顏
氏聖舅家居魯親里元官聖妃在安樂里聖族之親
禮所宜異復顏氏元官氏邑中繇發以尊孔心念聖
歷世禮樂陵遲秦項作亂不尊圖書倍道畔德離敗
聖輿食糧二於沙丘君於是造立禮器樂之音符鐘
磬瑟鼓壘洗觴觚爵鹿俎豆籩豆禁壺修飭宅廟更
作二輿朝車威熹宣杼玄汗以注水流法舊不煩備
而不奢上合紫臺稽之中和下合聖制事得禮儀於
是四方士仁聞君風耀敬味其德尊琦太人之意連
彌之思乃共立表石紀傳億載一文曰皇統華胥承
天畫卦顏育空桑孔制元孝俱祖紫宮太乙所授前
闔九頭以升言教後制百主獲麟來吐制不空作承
天之語乾元以來三九之載八皇三代至孔乃備聖

人不世期五百載二陽吐圖一陰出讖制作之義以
俟知與於穆韓君獨見天意復聖之族連越紀思修
造禮樂胡輦器用存古舊宇殷勤宅廟朝車威熹出
誠造作漆不水解工不爭賈深除玄汗水通流注禮
器升堂天雨降澍百姓訥和舉國蒙慶神靈祐誠竭
敬之報天與厥福永享年壽上極垂祀旁及皇代刊
石表銘與乾輝耀長期蕩蕩於盛復授赫赫罔窮聲
垂億載

建寧二年魯相史晨奏出王家穀祀夫子碑

漢建寧二年

月癸卯朔七日巳酉魯相臣晨長史臣謙頓首死罪
上尚書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蒙厚恩受任符
守得在奎婁周孔舊寓不能闡弘德政恢崇一變夙
夜憂怖累息屏營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以建
寧元年到官行秋享飲酒畔宮畢復禮孔子宅拜謁
神坐仰瞻棟桷俯視几筵靈所憑依肅肅猶存而無
公出酒脯之祠臣即自以俸錢修上案食醊具以敘
小節不敢空謁臣伏念孔子乾坤所挺西狩獲麟為

漢制作故考經援神摯曰玄丘制命帝卯行又尚書考靈曜曰丘生倉際觸期稽度為赤制故作春秋以明文命綴紀撰書修定禮義臣以為素王稽古德亞皇代雖有褒成世享之封四時來祭異即歸國臣伏見臨辟雍日祠孔子以太牢長吏備爵所以尊先聖重教化也夫封土為社立稷而祀皆為百姓興利除害以祈豐穰月令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矧乃孔子玄德煥炳光於上下而本國舊居復禮之日闕而不祀誠朝廷聖恩所宜特加臣寢息耿耿情所思惟臣輒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以共禮祀餘昨賜先生執事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盡力思惟庶政報稱為效增異輒上臣晨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一時副言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太司農府治所部從事一昔在仲尼斗光之精大帝所擬顏母毓靈承啟遭衰黑不代蒼轍環應聘嘆鳳不臻自衛友魯養徒三千獲麟輒作端門見徵血書著紀黃玉諫應主為漢制道審可行乃作春秋復演孝經刪定六藝象與天談鈞河植維却揆未然巍巍蕩蕩與

乾比崇一相河南史君諱晨字伯時從越騎校尉拜建寧元年四月十一日戊子到官乃以今日拜孔子望見闕觀式路虔跪既至升堂屏氣拜手祗肅肩後髮鬢若在依依舊宅神之所妥春秋復禮稽度玄靈而無公出享獻之薦欽因春享導物嘉會述修辟雍社稷品制即上尚書奏以符驗乃敢承祀餘昨賊賜刊石勒銘并列本奏太漢延期彌歷億萬一時長史廬江錄李謙敬讓五官掾魯孔暢功曹史孔淮戶曹掾薛東門榮史文陽馬琮守廟百戶孔讚副掾孔剛故尚書孔立元世河東太守孔彪元上處士孔褒文禮皆會廟堂國縣員凡吏無大小空府竭寺咸俾來觀并畔宮文學先生執事諸弟子九百七人雅歌吹笙考之六律八音克諧蕩邪反正奉爵稱壽相樂終日於穆肅雍上下蒙福長享利貞與天無極一史君享後部史仇誦縣吏劉耽等補完里中道之周左墻垣壞決作屋塗色修通太溝西流外里南注城池恐縣吏斂民侵擾百姓自以城池道濶表給令還所斂民錢材一史君念孔瀆顏母井去市道遠酌買不能

得香酒美肉於昌平亭下立會市因彼左右咸所願
樂一又勅瀆并復民節治桐車馬於瀆上東行道表
南北各種一行梓一擬夫子冢顏母井舍及魯公冢
守更凡四人月與佐除

漢末禰衡撰魯夫子廟碑

受天至精純粹睿哲崇高
幽明足以測神文藻足以辨物然而敏學以求之下
問以詠之虛心以受之深思以詠之愍周道之迴適
悼九疇之垂悖故發憤忘食應聘四方魯以大夫之
位任以國政之權譬若飛鴻鸞於中庭騁騏驎於閭
巷也是以朞月之頃五教克諧移風易俗邦國肅焉
無思不服懿文德以紆餘綴三五之紀綱流洪耀之
休赫曠萬世而揚光夫大明以動天則也廣大無疆
地德也六經混成洪式也備此三者聖極也合吉凶
於鬼神遂殂落於夢寐是以風烈流行無所不通故
立石銘勳以示昭明辭曰煌煌上天篤降若人觀矣
悠哉千祀一鄰明德弘監成性存存奕奕純嘏稽憲
乾坤躍彼靈祇以訓黎元終日乾乾配天之行在險

而正在困而亨窮達之運委諸穹蒼日月則陰天地
不光聖教殂崩大猷不綱一闕里無此碑山東通誌
所載故以類附之

魏

黃初元年立孔羨為宗聖侯碑

維黃初元年大魏受
命胤軒轅之高踪紹
虞氏之遐統應歷數以改物揚仁風以作教於是
五瑞班宗彙鈞衡右同度量秩群祀於無文順天時
以布化既乃緝熙聖緒昭顯上世追存二代三恪之
禮兼紹宣尼之後以魯縣百戶命孔子二十一世孫
議郎孔羨為宗聖侯以奉孔子之祀制詔三公曰昔
仲尼負太聖人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而無
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栖栖馬皇
皇馬欲屈已以存道貶身以救世於是王公終莫能
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
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尊其文以述

作仰其聖以謀咨可謂命世太聖億載之師表者已
 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
 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誦之聲四時不睹齋嘗之
 位斯豈所謂崇祀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嗟乎朕
 甚憫焉其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之
 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卒史以守衛之又於其
 外廣為屋宇以居學者於是魯之文老諸生遊士睹
 廟堂之始復觀俎豆之初設嘉聖靈於髮鬣想禎祥
 之來集乃慨然而嘆曰太道衰廢禮樂絕滅三十餘
 年皇上懷仁聖之懿德兼一儀之化育廣大包於無
 方淵深淪於不測故自受命以來天人咸和神氣氤
 氳嘉瑞踵武休徵屢臻殊俗解編髮而慕義遐夷越
 險阻而來賓雖太皞遊龍以君世虞氏儀鳳以臨民
 伯禹命玄宮而為夏后西伯由岐社而為周文尚何
 足稱於太魏哉若乃紹繼徽絕興修廢宮疇咨稽古
 崇配乾坤况神明之所福祿宇內之所觀欣也豈徒
 魯邦而已哉爾乃感殷人路寢之義嘉先民泮宮之
 事以為高宗億公蓋嗣世之王諸侯之國乎猶著德

於多頌騰聲於千載况今聖皇肇造區宇夏創業垂統
 受命之日曾禾下輿而褒美大聖隆化如此能無頌
 乎一乃作頌曰煌煌太魏受命溥將繼體黃虞含夏
 包商降釐下土廓清三光群祀咸秩靡事不綱嘉彼
 玄聖有邈其靈遭世霧亂莫顯其榮褒成既絕寢廟
 斯傾闕里蕭條靡歆靡馨我皇悼之尋其世武乃建
 宗聖以紹厥後修復舊堂豐其薨宇莘莘學徒爰居
 爰處王教既新群小端惟魯道以興永作憲矩洪聲
 豈假神祇來和休徵雜遝瑞我邦家內光區域外被
 荒遐殊方慕義搏拊揚歌於赫四聖運世應期仲尼
 既沒文亦在茲彬彬我后越而五之垂于億載如由
 之基一魏陳思王曹植詞梁鵠書一宋嘉祐七年張
 稚圭按圖謹記

元魏

兖州李刺史修建聖像碑

粵若積古叡后欽明文思
 衡宰邁德不顯九功咸事

罗全

故能庸勳親賢官方式敘惟大魏徙鄴之五載皇帝
 興和之元年天官次咨寅賓出日寔惟濟岱宣風敷
 化義屬英良以君理思優敏實惟舊德昇朝牧民物
 望斯允必能絃歌鄒魯制冊拜我君公使持節
 都督兗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當州大都督兗州刺
 史君姓李字仲璇趙國柏人也其先帝高陽柱史
 之胤左車之綿緒瑤光休彩赫奕於上齡若永嘉祥
 扶疎於季葉君以資解褐奉朝請俄除定州平北府
 法曹參軍仍歷兗郡功曹諮議參軍事定相離三州
 長史東郡及郡恒農三郡太守司徒左長史中散太
 中大夫營構都將離兗二州刺史所在恩庭訓在民
 懷姪易地而貞馥不移君鳳鑿雲翔風期如一斯實
 天懷直置妙與神同悒然不樂思仁未深刑平惠和
 詎為淳懿崇階自龔龍之榮栾葉重光之貴氣韻優峻之
 奇政績緝熙之美既備於史傳於清頌故不復詳載
 焉君神懷疎爽風度絕人學業與淵源並深趣操與
 寒松俱秀故其隸交部也當未浹旬言觀孔廟肅恭
 致誠敬神如在遂動車曲阜飲馬沂流周遊眺覽尚

想伊人乃命工人修建容像孔子曰從我於陳蔡者
 皆不及門也因歷敘其才以為四科之目生既見從
 沒若之何故顏氏庶幾著繫於易辭起予者商紛淪
 於文誥是則太聖人之道須輔佐而成故曰吾有由
 也惡言不聞於耳所以雕素十子侍於其側今於設
 像聖容仍奉進儒冠於諸徒亦青衿青領雖逝者如
 斯風霜驟謝而淪姿舊訓賤自還新至如廟宇凝靜
 靈姿嚴麗世代之隔然以踰七百年之遠不能出夫
 道繫於人人云則道隱斯太義以之而垂微言以之
 而絕今聖容肅穆二五成行丹素陸離清光輝映但
 微咲而不言左右若承顏而受業是以睹之者莫不
 忻忻然有入室登堂之想斯亦化行乎一隅也天誕
 聖哲作民師表故休風流闕里播洙泗至於漢鳳鳥
 之寂寥傷河圖之莫出屢應聘而不遇知道德之不
 行乃正雅頌修春秋刊理六經懸諸日月載之冊籍
 莫不得其道以述作服其訓以成身茲可謂開闢之
 儒聖無窮之文宗者矣此地古號曲阜是唯魯都雖
 宮觀荒毀臺池蕪沒然其廟庭也蔚叢林於九冬羣

關里志 卷之十 六 六六六 羅全

修柯於百仞類神枯之侵漢同梧宮之巨圍至夫鴻
 隨秋下則月秀霜枝燕逐春來而風開翠葉既足以
 不壯觀瞻亦足以安樂聖靈是以無代不加修繕謙
 億載以寧神君清明在躬精思入微功被不神德貫
 幽顯豈管節宣質經創賢容如度修岱像崇奉玄宗
 敦素剪華與存廢絕視民如傷濟之仁壽體云懷以
 幽詢任萬物以為心直靈津孤灑虛光獨散者夫一
 月之明可影百川一人之鑒縱橫萬趣爰自刺舉未
 或斯同然丹青所以圖盛蹟金石所以垂不朽文章
 不鐫珉瑀焉述府州佐合士民等略序義自樹碑廟
 庭俾後來君子知功業之若斯一乃作頌曰二儀肇
 洋人倫攸舉邈邈玄王誕茲聖緒祖習堯舜憲章文
 武聲溢九天化稟八宇祖習儒光窮盡神妙化潭伊
 何存同麗景搏天孤昭無異岱宗岩岩特峭重山隱
 寶深霞秘暉在齊之葉自衛言歸德生於王文實在
 茲舜倫禮樂尅敘書詩獲麟驚異仄管流氣良木其
 推綱踰于祀以存恕亡允諸靈意不有佞人孰云脩
 置惟君體道布政優優白鳩巢室赤雀西樓禮罔不

備智無不思器冠後哲風邁前修既繼孔像復立十
 賢誠兼代山宇勲畫重玄仰聖儀之煥爛嘉鴻業之輝
 聯長無絕今終古永萬億今斯年一按觀此碑文則
 知塑像始于元魏也

隋

大業七年陳明府修廟碑

禮樂天生太聖是曰宣尼雖有制作之才而無帝王
 之位膺期命世塞厄補空述萬代之典謨為百王之
 師表始於漢魏爰逮周齊歷代追封秉圭不絕我大
 隋炎靈啟運豈下降生繼木庭之高蹤紹唐帝之遐
 統憲革古昔禮樂惟新偃武修文尊儒重學以孔子
 三十二世孫前太子舍人吳郡主簿嗣哲封紹聖侯
 皇上萬機在慮兆庶貽憂妙簡才能委之邑宰於此
 周公餘化惟待一變之期天子遺風自為百王之則
 禮儀舊俗餘何足云用能奉天旨敬先師勸孔宗修
 靈廟即曲阜陳明府其人也明府名叔毅字子嚴頴

川許昌人昔堯之禪舜實釐女於有虞周室封陳亦配姬於媯內漢右丞相建六奇之深謀魏太司空開九品之清議明府即陳氏高祖武帝之孫高宗孝宣帝之子至如永嘉分國代歷五朝郭璞有言年終三百皇朝大統天下一家為咸陽之布衣實南國之王于於是遊情庭宇削跡市朝砥礪身心揣摩道義策府蘭臺之秘籍雕蟲刻鵠之文章莫不成誦在心借書於手金科玉條之刑法桐囚木吏之奸情一見乃知片言能折所謂江珠匿耀時虧滿月之明越劍潛光每動衝星之氣爰降詔書乃除曲阜縣令風威遠至禮教大行政術始臨奸豪屏息抑強扶弱分富郵貧部內清和民無疾苦重以德之所感霜電無災化之所行馬牛不繫繩魚夜放早彰溉釜之篇乳雉朝馴自入鳴琴之曲遠嗤龐統不在百里之才俯吟陶潛潛忽輕五斗之俸於是官曹無事因園常空接士迎賓登臨游賞觀泮水而思歌尋靈光而想賦加以極虔聖道敬致明神粉壁椒塗丹楹刻楠可謂神之所至無所不為振百代之家聲作千城之稱首敬鑄金

石之文未同天地之固其詞曰皇非常道帝實無為時澆俗薄樸散淳離世道交喪仁義爭馳書仁詩逸禮壞樂虧降生太聖再修墳史積善餘德追崇不已於穆太隋明命天子新開紹聖重光闕里伊我陳君清德遠聞温温玉潤蕊蕊蘭芬淵才亮美拔類超群時逢上聖以我為令導之以德行之以政用此一心能和百姓子還名賈兒多字鄭奸雄竄伏賦役平均心居儉素志守清貧魚生入釜雀瑞來臻寢廟孔碩靈祠赫奕圓淵方井綺窓畫壁因頌成功遂歌美績共弊穹壤永固金石一汝南郡主簿仲孝俊撰

唐

武德九年虞世南奉勅撰孔子廟堂碑

微臣屬書東觀預聞前史

若乃知幾其神惟睿作聖玄妙之境希夷不測然則三五迭興典墳斯著神功聖跡可得言焉自肇立書契初分爻象委裘垂拱之風蕙夏翦商質文殊致進讓罕同靡不拜洛觀河膺符受命名居域中之大手

握天下之圖象，雷電而施，威刑法，陽春而流，惠澤然後化漸，八方令行四海，未有偃息，鄉邑棲遑，道路不預，帝王之錄遠，跡佐史之傳，而德侔，覆載明兼，日月道藝微，而復顯，禮樂弛，而更張，窮理盡性，光前絕後，垂範百王，遺風萬代，猗歟偉歟，若斯盛者，夫子膺五緯之精，鍾千年之聖，固天縱以挺，質稟生德，而降靈載誕，空桑自檀，河海之狀，纒勝縫掖，克秀堯禹之資，知微知章，可久可大，為而不宰，合天道於無言，感而遂通，顯至仁於歲用，祖述先聖，憲章往哲，夫其道也，固以孕育陶均，包含造化，豈直席卷八代，并吞九丘而已哉？雖亞聖鄰幾之智，仰之而彌遠，二兵霸越之辨，談之而不及於時，天歷寔微，地維將絕，周室大壞，曾道日衰，永歎時艱，實思濡足，遂迺降跡，中都俯臨，司寇道超，三代止乎季孟之間，蓋論五霸，終從大夫之後，固知栖遑，弗已志在於求仁，危遜從時，義存於拯溺，方且重反淳風，一匡未運，是以載贊，以適諸侯，懷寶而遊，列國玄覽不極，應物如響，辨飛龜於石函，驗集隼於金櫃，觸舟既曉，專車能對，識罔象之在川。

明商羊之興，雨知來，歲往，一以貫之，但否泰有期，達人所以知命，卷舒惟道，明哲所以周身，姜里幽憂，方顯姬文之德，夏臺羈紲，弗累商王之武，陳蔡為幸，斯之謂歟？於是自衛反魯，刪書定樂，贊易道，以則精微，修春秋，以正褒貶，故能使紫微降光，丹書表瑞，濟濟焉洋洋焉，充宇宙而洽幽明，動風雲而潤江海，斯皆紀乎竹素，懸諸日月，既而仁獸非時，鳴鳥弗至，哲人云逝，峻嶽已隕，尚使泗水却流，波瀾不息，魯堂餘響，絲竹猶傳，非夫體道窮神，至靈知化，其孰能與於斯乎？自時厥後，遺芳無絕，法被區中，道濟天下，及金冊斯誤，玉弩載驚，孔教已焚，秦宗亦墜，漢之元始，未言前烈，褒成爰建，用光祀典，魏之黃初，式遵故訓，宗聖疏爵，允輯舊章，金行水德，亦存斯義，而晦明匪一，屯亨適有，篳筥蘋蘩，與時升降，靈宇虛廟，隨道廢興，炎精失御，蜂飛蠅起，羽檄交馳，經籍道息，屋壁無藏，書之所階，基絕函丈之容，五禮六樂，剪焉煨燼，重弘至教，允屬聖期，太唐運膺，九五基超，七百赫矣，王猷蒸哉，景命鴻名，盛烈無得稱焉，皇帝欽明睿哲，參天

兩地迺聖迺神允文允武經綸云始時惟龍戰爰整戎衣用扶興繼神謀不測妙筭無遺弘濟艱難平壹區宇納蒼生於仁壽致君道於堯舜職兼三相位總六戎玄珪乘右之尊朱戶渠門之錫禮優待代事踰恒典於是三瞻命吹萬歸仁允降帝道丕承鴻業明玉鏡以式九圍席蘿圖而御六辨寅奉上天肅恭清廟宵衣側食視膳之禮無方一日萬機問安之誠彌篤孝治要道於斯為大故能使地平天成風淳俗厚日月所照無思不服憬彼獯戎為患自古周道再興僅得中算漢圖方遠纔聞下策徒勤六月之戰侵軼無厭空盡二師之兵憑凌滋甚皇威所被犁與騰納空山盡漠歸命闕庭充初藁街填委外廡開闢以來未之有也靈臺偃伯玉闕虛候江海無波烽燧息警非煙浮漢榮光莫何栝矢東歸白環西入猶且兢懷夕惕馭朽納隍卑宮菲食輕徭薄賦斷珉反璞抵璧藏金革息垂風綈衣表化歷選列辟旁求遠古克已思治曾何等級於是恥屬聖謨疑心大道以為括羽成器必在膠雍道德潤身皆資學校矧乃入升妙

義析理微言厲以四科明其七教懿德高風垂憲斯遠而棟宇弗修宗祧莫嗣用紆聽覽爰發絲綸武德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有詔立隋故紹聖侯孔嗣哲子德倫為褒聖侯乃命經營惟新舊趾萬雉斯建百堵皆興揆日占星式規大壯鳳臺養其特起龍栢儼以臨空霞入綺寮日暉丹檻宵宵崇邃悠悠虛白模形寫狀妙絕人功象設已陳肅焉如在握文履度復見儀形鳳時龍蹲猶臨咫尺莞爾微笑若聽武城之絃怡然動色似聞蕭韶之響襜襜盛服既覩仲由侃侃禮容仍觀衛賜不疾而速神其何遠至於仲春令序時和景淑皎潔璧池圓流若鏡青葱槐市總翠成帷清滌玄酒致敬於茲且合武釋菜無絕於終古皇上也以幾覽餘暇遍該群籍乃製金鏡述一篇末垂鑒戒極聖人之用心弘太訓之微旨妙道天文煥乎畢備副君膺上嗣之尊體元良之德降情儒術遊心經藝楚詩盛於六義沛易明於九師多士伏膺名儒接武四海之內斐然成俗懷經鼓篋攝齊趨奧並鏡雲披俱餐泉湧素絲既染白玉已雕資覆篋以成山導

羅先

涓流而為海大矣哉然後知達學之為貴而弘道之由人也國子祭酒楊師道等偃玄風於聖世聞至道於先師仰彼高山願宣聖德昔者楚國先賢尚傳風範荆州文學猶鐫歌頌况帝京赤縣之中天宮黃道之側聿興壯觀用崇明祀宣文教於六學闡皇風於十載安可不贊述徽猷被之雕篆仍抗表陳表請勤貞碑爰命庸虛式揚茂實敢陳舞詠迺作銘云景緯垂象川岳成形挺生聖德寔稟英靈神凝氣秀月角珠庭探賸素隱窮幾洞冥述作爰備丘墳咸紀表止十倫童明四始繫贊義身書因魯史欽此素王邈焉高軌三川削弱六國從橫鶉首兵利龍文鼎輕天垂伏鼈海躍長鯨解散去佩書燼儒坑纂堯中葉追尊太聖乃建褒成膺茲顯命當塗創業亦崇師敬胙土錫圭禮容斯盛有晉崩離維傾柱折禮亡學廢風頽雅缺戎夏交馳星分地裂蘋藻莫興山河已絕隋風不競龜玉淪亡樽俎弗習干戈載揚露霑關里麥秀鄒鄉修文繼絕期之會昌太唐撫運率由王道赫赫玄功茫茫天造奄有神器光臨太寶比蹤連陸追風

炎昊於鏖元后膺圖撥亂天地合德人神攸贊麟鳳為寶光華在旦繼聖崇儒載修輪奐義堂弘敞經緯紆繁重巒霧宿洞戶風清雲開春牖日隱南榮鏘鉉鍾律蠲潔齊明容範既備德音無斁肅肅升堂兢兢讓席獵纓訪道橫經請益帝德儒風夫豈金石

乾封元年贈泰師魯國孔宣公碑

臣聞形氣肇分宗匠之塗遂廣性情

已著名教之理攸與是故雕刻為妙物之先粉澤成真宰之用若其聃語棄智則聖非攘臂之端莊寄齊諧則禮必因心之範雖九流爭長百家競逐而宗旨所歸典墳攸係夫軒義已謝子姒迭微步履殊方質文異轍及流祭起課箕服傳託憲革板蕩風雅淪喪然而千齡接聖崇朝可期五百見賢伐柯未遠粵惟上哲降生圯運理接化先德充造物財成教義彌綸之跡已周組織心靈範圍之功且峻利仁以濟幽顯垂訓以霑動植自嘆起臨川道窮反袂西峰琰玉幾燼蒼山東野柔桑多塵碧海屬混元再造休明一期雅

頌之音復聞郊禮之禮還緝跨巢胥之逸軌邁龍鳥
 之遐風瞻白雲而升介丘翼蒼螭而過沂上而今千
 祀之外典冊遂隆九泉之下哀榮左縛斯乃命為罕
 說道不預謀豈如箕山之魂空成寂寞信陵之墓徒
 復經過將知龍蛇之蟄潛契於天壤聖智所遊高懸
 於日月言不可極其惟孔泰師乎泰師諱丘字仲尼
 魯國鄒人有殷之苗裔也分於宋則孔父嘉為太司
 馬弗父何以國讓其弟厲公正考父佐戴武宣而受
 三命居於魯則有防叔伯夏叔梁紇紇生泰師若夫
 天命玄鳥玉筐降其潛哲瑞啓白狼瑤臺繁其錫類
 武王覆夏仍遷象物之金有客在周復奏桑林之樂
 滋恭喻尸臣之鼎高讓挹延吳之風令緒昌源煥乎
 已遠至如象緯凝質則傳說巫咸嵩華降神則申伯
 吉甫在於郊臨巨跡鬱符中野之祥永帶丘阿遥均
 反宇之慶韞乾坤之精粹陶陰陽之淑靈度九圍十
 河自海口放勳文命有喻於儀刑子產臯繇微詳於
 具體孟孫言其將聖太宰辨其多能神關繫表性與
 道合時初冠履已訓魯卿年未裘裳先窺周室猶且

學期上達業導下問龍如藏史或訪禮經碧准長弘
 言詢易象曲臺相圃廣陳揖讓之容師摯師襄屢辨
 與亡之極網羅六藝經緯十倫加以思入無方情該
 至曠陳庭矢隼懸驗遠飛季井泉開冥占幽恠新萍
 及日能對於楚賓舊骨淪風旋訓於越使臧往知來
 之際微妙玄通之旨不可以龜策求不可以筮蹄得
 及其譽聞曲阜南宮展師資之敬應務中都西鄰化
 諸侯之法冬官效職五土得其攸宜秋令克宣兩觀
 展其刑政溝疏墓道但抑季桓田歸汶陽遂陵齊景
 尊君卑臣之訓自家刑國之術每惆悵於興周亦留
 連於韶管然而高曼不惠彼日寢微起哀怨於王風
 絕歸飛於鳴鳥是邦可化斯道欲行暖席與憂問津
 匪倦俎豆嘗說空及三軍之容季孟有言不接雙鷄
 之膳晏平推土尚或相排子西讓王終成見拒亦有
 宋朝司馬喬木難休衛國巨人逆旅焚次荷費微者
 翻嗟擊磬之心儀封細人潛明木鐸之意既而在斯
 興感用輟栖遑狂簡斐然彌嗟穿鑿旋駭舊館掃筵
 闕里杏壇居寂緇林地幽知十積微得一承妙科斗

所載方閱舊文，睚鳩在篇，遍詳雅什，河漢執鼓鏗鏘之響，復傳宗廟衣裳升降之儀，還序博約無倦，誘喻多方，后稷躬耕，近關勸物，伯夷餒死，猶可激資，周公其人則神交於夢想，管仲小器則歎微於征伐，立德立言，太上謂之不朽，曰仁曰義，前哲以之，周旋覆賈，為山喻天階，而不陟，讀易無過假，日蝕以鳴謙，茨嶺峒山寄言於獨善，政情風御未涉於通莊，妙臻數極，作俸易簡是知縫掖乃兼濟之途，華衮非為政之要，及其愚智齊派，椿菌如一，南楚狂狷，舊辨鳳衰，東魯陪臣奄成麟斃，晨興負杖，知命發於話言，夕寐奠楹，將萎傷其溢慮，崇山化谷，小天下而無由，殞石沉星，架太梁而何有，門人議服，俱纏至極之哀，國史制詞，永錫愁遺之誅，及埏深夏屋，樹列遠方，五勝迭遷，六籍無準，席間初問已舛，微言入室，且分端垂，太義秦人蛙沸遺燼，翳然漢代能驥挾書，未剪元封，有述殘缺載陳，甘露嗣蹤，搜揚復起，春陵受命，先訪於膠，產誰郡鷹符，多招於文學，速江馬南渡，泉鷺北飛，鸚鵡入環林，鯨衝聖海，有隋交喪，中原剪覆，東序南雍，鞠為

茂草，六樂五禮皆從燬室，欽若皇唐，肇膺明命，祖武宗文之業，天成地平之勳，圖書因樂，推重干戈，由亂輯寧，剗刑剗浮，芹藻之詩先遠，戎衣初卷，羽籥之節，挹其光兆，姬誦讓其惟清，化入龍沙，風移鯁海，金丘展畫，瓊由薦，駮潛馬飾黃芝之封，浮龜吐綠文之籀，虞庠殷塾，廣賓麗叟，蓬嶺石渠，朋延敦誨，垂衣裳而凝思，虛疏繡以永懷，至於大道寢微，小康遂往，羸譏紫色，謬踐玄阿，劉風白金徒，遵高里黃，初正始時，多間然，建武永平，業非盡善，而迺作樂崇教，殷薦之禮畢，陳有孚載，顯觀下之訓，隨設肆類，群望孝享之義益隆，歸功二后，尊祖之誠愈切，詔寰中而徵萬玉，譯荒外以召百靈，一茅分茹，雙鷄共羽，翠華遠昇，枯席虛位，上帝儲社，太乙有暉，山祇傳聲，海神會氣，九皇之沉榮，可嗣三代之闕典，還屬迺使，朱鳥翔日，蒼威戒路，七萃騰景，八鸞鏘風，過太庭以省方，掩珠上而觀藝，晏居莫辨，祠堂巋然，見馬鬣於荒墳，識櫬檀於古隧，歎重泉之可作，聞盛德而必祀，言敷訓典，廣命

杼材贈以太師式旌幽壤改制神宇是光令德於時
 皇唐之御天下四十有九載即乾封之元年也攝提
 處歲勾芒獻節交州都督霍王元軌大啓藩維肅承
 綸誥花徒揆日疏閑雅遠接洋林之舊墳削靈光之
 前殿徂徠新甫伐喬木而韻流嬰岱岫泗濱採怪石
 而喧浮磬頤紫施緇黝黛飛文沓拱重楹春窗秋幌
 陰欄積霧復閣懷燁几仍度室席遵函丈壽宮煥然
 粹容有穆至如襄城有訪七聖接其駢駘汾水言遊
 四子冥其衡輓將謂布衣黃屋名器則殊卷領素王
 感召宜一顏子侍側似發農山之談季路承聞如興
 浮海之說西華束帶尚以要賓言偃視裘猶爲得禮
 避席延其不敏舍瑟捲其幽情共列升堂齊參觀與
 歲時蘋藻復雜莒蒲平日絃歌還聞絲竹皇儲一德
 聿隆三善而以周穆之觴王母尚勒西弁漢帝之展
 稷立因書東嶽遂迺思建隆碣上聞天辰言由國本
 理會冲情副震官之德聲命去閣以絀頌玄堂闢今
 神靈優揚教思兮兩儀配燭皇綱兮融帝載堯可履
 今舜可佩畫而明今夜而晦吁嗟業兮麗萬代其辭

曰赫赫上帝悠悠天造神集鴻名聖居太寶循性稱
 教率性爲道政若鎔金化侔偃草爰畫先起律呂創
 陳禮節天地樂和入神成期用簡業尚日新釋無聲
 臭騰有燮倫水火朝變憲章時革周廊傷禾殷墟悲
 參褒豔紕雅羸荷淪賸散亂紀言支離方冊自天生
 德由縱成能賓筵恪嗣銘鼎家承蹲龍運并振鐸宜
 膺闕典攸緝斯文載與廣訓三千徧于七十歷階東
 會藏書西入楚將分社齊聞與邑接輿自狂長沮空
 執在智伊妙惟神乃幾羊因魯觸鳥向陳飛聘傳頌
 管編照書羣卜商承綯顏子參微堯則不追昌跡遂
 往名教潛發心靈泛獎德配乾坤業暉辰象麟降廷
 泣山墮復仰三統昌日千齡聖期禮宗有昊展禮崇
 基觀宣時邁神緘孝思絳螭承軌翠鳳翻旗上浮龜
 蒙遙集鄒魯翹勤真跡惆悵今古舊壁迷字荒墳翳
 斧綸賁宗師詔緝靈宇虹梁野構翬翼林舒雕櫳繡
 桶圓井方疏沂童浴阜泮鳥鳴初俎豆蠲潔丹青藹
 如墨檢前蹤蒞放遺轍於昭遐訓允歸聖烈肅穆仁
 祠陰沉象設隨四序以潛運懸三光而不跌一秘書

少監通事舍人內供奉崔行功撰一孫師範書

開元七年江夏李邕撰重修孔子廟碑

嘗觀元化陰

雖道遠不際而運行有符揚摧太祗宣考神用建人
統之可復補天秩之將頽其揆一也昔蚩尤怙賊厥
弟驕兵巨力朋徒合緒連禍則黃帝興聖首出群龍
推下濟以君人傲勤略以戡亂逮至橫流方割包山
其咨轉死為魚蠱食不粒則堯禹並跡振拔隱憂道
百川東四國粵若設禮缺周德微宋公用鄩楚子問
鼎則夫子卓立燦然成章闢邦家之正門播今昔之
彛憲此天所以不言而成化聖人所以有開而必先
其若是者乎故夫子之道消息乎兩儀夫子之德經
營乎三代豈徒小說蓋有異聞夫亭之者莫如天藉
乏者莫若地教之者莫如夫子且沐其亭而不識其
道則不如勿生荷其藉而不由其德則不如勿運故
曰消息乎兩儀者也夫博之者莫如文約之者莫如
禮行之者莫如夫子且會其文而不揚其業則不如

勿博經其禮而不啟其教則不如勿學上代有以煇
序中代有以宗師後代有以不訓故曰經營乎三代
者也噫唐虞之美不必至是贊而大者進聖君也夏
桀之惡不必至是擠而毀者激庸主也伊尹之忠不
必至是演而數者勉臣節也趙盾之逆不必至是抑
而書者誅賊臣也至若論慈廣孝輔仁寵義職此之
由於是君臣之位序父子之道明友朋之事與夫婦
之倫得雖朗日開覺膏雨潤澤和風清扇安足喻哉
借如九皇繼統而政醇七聖同年而道合雖事業廣
運而理濟一時未有薄遊大夫僻居下國德教既往
言滿方來廟食列邦不假手於後續君長萬業必歸
心于素王若此之盛是以騰跨百辟孤絕一人曷成
名而可稱蓋取興而為大者也我國家儒教決禹文
思啟天伸吏曹以追尊建禮官而崇祀侯褒聖於人
爵尸奠享於國庠是用大起學流錫類孝行懌悅施
於萬國光覆彌於胤宗三十五代孫嗣褒聖侯遂之
字葳輝洎族賢元亨等或專門碩儒罔墜于緒或餘
波明哲克揚厥聲乃相與合謀曰夫墟墓之地禮曰

自哀聽訟之樹詩云勿剪一則遇事遺愛一則感物
 永懷矧乎大聖烈風吾祖鴻美故國封井舊居川嶽
 歟宜其悚神馳魄膝行膜拜陳齋祭奠嚴祠樹繚垣
 以設防刊豐石以為表交州牧京兆韋君元珪王國
 周親人才懿德明啟風績休有名教長史河南源晉
 賓字光國賢操孤興清節特遠納入以禮成俗於師
 司馬天水狄光昭字子亮相門開祥雅道踵武聞義
 必立從事可行錄事參軍東海徐仲連功曹成陽蓋
 寡疑倉曹太原王道淳司農楊萬石戶曹博陵崔少
 連弘農楊履玄兵曹太原王光超范陽張博望法曹
 安定皇甫佺東海徐光彥主曹榮陽鄭璋參軍事博
 陵崔調扶風竇光訓河東裴璿隴西李紹烈鴈門田
 儀博士南陽樊利貞及曲阜縣令鴈門田思昭縣
 承河間劉思廉主簿吳興施文蔚清河晏弘楷等宦
 緒通德儒林秀士升堂觀典遊聖欽風僉同演成乃
 共繹始其詞曰元天陰騭大明靈鏡神不利淫物將
 與正凡曰投艱在此逢聖吞沙薦鹿軒皇底定襄陵
 兆災夏禹文命周道失序夫子應聘刪詩述史成禮

張樂雅頌穆清訓詔昭灼片言一字勸善懲惡誘進
 後人啟明先覺六順勃興四維偕作元功濟古至道
 維來首出列聖席卷群才大明震耀廣學天開丞嘗
 而寓誦習窮珍帝念居室以光壽宮建侯于嗣環封
 厥中孫謀不泯祖德斯崇乃刊聖烈用廣休風一范
 陽張庭珪書

咸通十年天平軍節度使孔溫裕重修祖廟碑記

御寓之十年歲在己丑未子三十九世孫魯國公節
 鎮汝陽之二載秋霜共凜冬日均和里閭無桴鼓之
 聲者艾有袴襦之詠道已清矣政已成矣於是瞻故
 鄉以徘徊想廟貌而惆悵乃謂僚佐曰伊予聖祖寔
 號儒宗英靈始謝于衰周德教方隆于太漢爰因舊
 宅是構靈祠粵自國朝屢加崇飾文棟繡栴雖留藻
 繪之功日往月來頗有傾頽之勢故老動淒涼之思
 諸生與嗟嘆之音今奉鎮東平幸邇鄉里雖無由展
 敬而敢忘修營之既而飛輦上陳請以私俸葺飾由是
 命工庀事飾舊如新浹旬之間其功乃就門連歸德

先分數份之形，殿接靈光，重見獨存之狀，眸容穆若，更表溫恭，列侍儼然，如將請益，丹楹對聳，還疑夢覺之時，素壁高標，宛若歲書之所，槐影疎而市晚，杏枝暗而壇孤，不假大夫，幽蘭自滿，無煩太守，刺草全除，稷門之舊業，俄興關里之清風，再起，既可以傳芳，萬古亦可以作範，一時且開闢以來，王霸之道，言其德也，莫踰於湯武，語其功也，無尚於桓文，墳土未乾，而丘隴已平，子孫縱存，而杰嘗悉絕，夫子無尺寸之地，微一旅之衆，修仁義者，取焉規矩，肆強梁者，莫不欽崇，生有厄於棲遲，沒居尊於南面，而樵蘇莫採，廟貌長存，道德相承，簪裾不絕，則夫子之道，既可彰於積善，魯公之德，實無愧於幸修，防目覩靈蹤，躬尋盛績，仰聖姿而如在，歎休列而難名，承命紀功，讓不獲已，刻諸貞石，深愧菲才，謹記一鄉貢進士賈防撰。

宋

太平興國八年重修文宣王廟碑

聖人之興也能成天下之務能通天

下之志然亦不能免窮通否泰之數是故有其位則聖人之道泰無其位則聖人之道否大哉堯舜禹湯其有位之聖人乎我先師夫子其無位之聖人歟昔者大道既隱真風漸漓有為之跡雖彰禪代之風未替繇是堯舜禹湯包至聖之德有其位故德澤及於兆民逮乎周室衰微諸侯強盛干戈靡戢黔首疇依繇是仲尼有至聖之德無其位所以道屈於季孟嗚呼夫子以天生之聖智足以周乎萬物道足以濟于天下而棲遲列國卒不見用得非其道至大而天下莫能容乎復乃當時之生民不幸乎向使有其位用其道又何止於夾谷之會沮彼齊侯兩觀之下誅其正卯殄羊辨土木之妖惜矢驗蠻夷之貢必將恢聖人之道功濟乎宇宙澤及於黎庶矣奚一中都幸大司寇可伸其聖道哉嗟夫文王沒而斯文未喪時命屯而吾道不行可為長太息矣洎乎河圖不出鳳德云衰爰困蔡以厄陳遂自衛而反魯於時刪詩書贊易象因史記作春秋大抵尊王者而黜霸道滅亂臣而誅賊子然後損益三代之禮樂褒貶百王之善惡

蕪穢者及夷之紊亂者綱紀之建末俗之邪靡垂萬世之楷則遂使君臣父子咸知揖讓之儀貴賤親疏皆識等夷之數功均造物德被生人昭昭焉蕩蕩焉與日月高懸天壤不朽者夫子之道乎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非天道尊德貴微幾不測孰能與於此乎故天下奉其教尊其像祠廟相望者豈徒然哉自唐季而下晉漢以還中原僣擾禹縣分裂四郊多壘鞠為戰鬪之場五嶽飛塵竟以干戈為務周歲經營四方日不暇給故我素王之道將墜於地光闡儒風屬在昌運我宋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之續寶位也以狗齊之德兼春哲之明總攬英雄之心包括夷夏之地皇明有赫聖政日新解網泣辜示至仁於天下悔亡取亂清天敦於域中復浙右之土疆真王匍匐而聽命伐并汾之堅壘兇酋倒戈而繫頸戎車一駕掃千里之妖氛秦壇再陟展三代之縉禮拯亂則弔伐非所以佳兵也懲惡則止殺蓋所以遵法也然後修理以檢民跡播樂以和民心禮修樂舉刑清俗阜尚猶日慎一日躬決萬

幾近甸絕禽荒之娛後庭無遊宴之溺遂得群生慶豐但樂於天時萬景熙熙不知乎帝力信可以高視千古躋輶百主謂皇道既以平華夷又以寧爾乃疑神太素端拱穆清闡希夷之風詮真儒之理辭則披皇蹟而稽帝典奮春藻以抒宸章哲王之能事備矣太平之鴻業成矣居一日乃御便殿謂侍臣曰朕嗣位以來咸秩無文徧修群祀金田之列刹崇矣神仙之靈宇修矣惟魯之夫子廟堂未加營葺闕孰甚焉况像設卑而不度堂廡陋而毀頽觸目荒涼荆榛勿剪階序有妨於函丈屋壁不可以藏書既非太壯之規但有巋然之勢傾圯浸久民何所觀乃鼎新規董舊制遣星使而歲事募梓匠以儉功經之營之厥功告就觀夫繚垣雲矗飛簷翼張重門呀其洞開層闕鬱其特起綺疏瞰野朱檻凌虛耽耽之邃宇來風轉轍之雕甍拂漢迴廊複殿一變惟新升其堂則藻火黼黻昭其度也登其筵則籩簋潔其器也春秋二仲上丁佳辰牢醴在庭金石在列侏侏眾賢以配以侑凜然生氣瞻之如在時或龜山雨霽岱嶽雲

則重樞疊拱丹青晃日月之光龍楠雲楣金碧輝燁
霞之色輪奐之制振古莫儔營繕之功於今為盛
是公卿庶尹鴻儒碩生相與言曰凡明君之作事也
不為無益蓋有益必乃除千古之患興萬世之利歟
後納華夷於軌物致黔首於仁壽天子無征立教化
入以文行忠信敦俗以冠婚喪祭為民立防與世垂
範是以上達君下至民用之則昌不用則亡我后應
千年而出震奄六合以為家一之日二之日訪黎蒸
之疾苦三之日四之日辨官材之淑慝爾乃修武備
崇文教輕徭薄賦興廢繼絕於時瞻我先師嚴其廟
像棟宇宏壯僅室比倫遂使槐市杏壇之子競鼓篋
以知歸褒衣博帶之儒識橫經之有所矧乃不蠹民
財不耗民力時以農隙人以悅使向謂興萬世之利
者斯之謂歟夫秦修阿房惟矜土木之麗楚築華華
但營耳目之玩可同年而語耶將勒貞珉合資鴻筆
臣詞慙體要學謝大成形庭猥廁於英翹丙署謬司
於綸誥頌聖君之德業雖效游揚仰天子之文章誠
慙任簡恭承睿旨謹抒銘曰周室衰微兮諸侯擅權

魯道有蕩兮禮樂缺然神降尼丘兮德鍾於天擬生
夫子兮喪亂之年秀帝堯之姿兮類子產之肩抱聖
人之德兮稟生知之賢刪詩定禮兮糾繆繩愆智冥
造化兮功被陶甄下學上達兮仁命罕言將聖多能
今名必正焉道比四瀆兮日月高懸仰之彌高兮鑽
之彌堅歷聘諸國兮陳蔡之間時不用兮吾道迤邐
麟見非應兮反袂連連梁木其壞兮嘆彼逝川王爵
疏封兮袞冕聯翩百世嗣襲兮慶及賞延明明我后
兮化浹無邊崇彼廟貌兮陳彼豆籩雕畫畫拱兮旦
暮含煙海日一照兮金翠相鮮帝將東封兮求福上
玄千乘萬騎兮轟轟闐闐謁我新廟兮周覽踟躕肆
觀群后兮岱宗之前一翰林學士呂蒙正奉勅撰

金

明昌二年重修至聖廟碑

皇朝誕膺天命累聖相繼
平遼破虜合天下為一家

深仁厚澤以福斯民粵自太祖洎于世宗撫養生靈
八十有餘年庶且富矣又將教化而粹美之生

休祖宗以潤色洪業為務即位以來留神政機革其
 所當革與其所當興飭官勵俗建學養士詳刑法
 禮樂舉遺修舊新美百為期與萬方同歸於文明之
 治以為興化致理必本於尊師重道於是與謁先聖
 以身先之嘗謂待臣曰昔者夫子立教於洙泗之上
 有天下者所當取法迺今遺祠久不加葺且甚隘陋
 不足以稱聖師之居其有以大作新之有司承詔度
 材庀工計所當費為錢七萬六千四百緡詔並賜之
 仍命選擇幹臣典領其役役取於軍匠傭於民不責
 亟成而責以可久不期不侈而期於有制凡為殿堂
 廊廡門亭齋廚費金三百六十餘楹位序有次像設
 有儀表以傑閣周以崇垣至於幄座欄楯簾橫罽思
 之屬隨所宜設莫不嚴具三分其役因舊以全加葺
 者七居其一而增創者倍之蓋經始於明昌二年之
 春踰年而土木基構成越明年而髹漆彩繪成先是
 群弟子及先儒像畫於兩廡既又以捏塑易之又明
 年而眾功皆畢罔有遺焉上既加恩闕里則又澤及
 嗣人以其雖襲公爵而官職未稱與夫祭祀之儀不

備特命自二十一代孫元措首階中議大夫職視四
 品兼世宰曲阜六年又以祭服祭樂為賜遣使策祝
 并以崇奉之意告之方役之興也有芝生於林域及
 尼山廟與孔氏家園凡九本典役者采圖以聞且言
 瑞芝之生所以表聖德之致廟成之日宜有刊紀敢
 請並書於石又廟有層閣以備皮書願得賜名揭諸
 其上以觀示四方詔以奎文名之而命臣懷英紀其
 事臣魯人也杏壇舊宅猶能想見其處今幸以諸生
 備員藝苑其可飾固陋本詞筆楹計工謹識歲月而
 已乎敢竊敘上所以褒崇之意備論而書之而後係
 之以銘臣嘗謂唐虞三代致治之君皆相授以道至
 周末世不得其傳而夫子載諸六經以俟後聖降周
 迄漢異端並起儒墨道德名法陰陽分而名家而以
 六藝經傳為章句之學歸之儒流不知六藝者夫子
 所以傳唐虞三代之道眾流之所從出而儒為之源
 也後世偏尚曲聽沿其流而莫達其本用其偏而不
 得其醇自是歷代沿蹟常與時政高下洪惟聖上以
 天縱之能興學稽古游心於唐虞三代之隆故堯

功建事必本六經為正而取信於夫子之言夫惟
 乏者篤則其尊奉之禮宜其厚歟臣觀漢魏以來
 奉祀有封酒掃有戶給賜有田禮則修矣未有如今
 日之備也初廟傍得魯廢池發取石甃以為柱礎階
 砌之用浚井得銅以為鋪首浮漚諸飾豈是省所費
 錢以千計者萬四千有奇復規畫為他日繕治無
 窮之利然則非獨今日之新蓋將愈久而無弊也一
 銘曰維古治時以道相繼不得其傳粵自周季天生
 將聖遭世不綱垂統六經以俟後王六經維何為世
 立道有王者興是惟治粟於鑠我皇聖惟自天銳意
 稽古傳所不傳建學弘文崇明儒雅躬禮聖師率先
 天下乃瞻關里祠宇弗治矧其舊制既隘且庫乃詔
 有司乃疏泉府揆材形工眾役具舉梓人獻技役夫
 效工監者以閱庠者以崇崇焉有制閔焉有法即舊
 以新增其十八殖殖其正翼翼其嚴曾人來思歎息
 仰瞻曾人有言匪今匪昔豈伊魯人四方是式瞻彼
 尼山及其林園有芝煌煌表我聖恩聖恩之隆施於
 世嗣顯秩峻瞻視舊加異廟樂以雅祭服有章錫爾奉

祀名教是光有貞斯石有銘斯勒揚厲鴻休以詔無
 極一翰林院學士党懷英奉勅撰

太定三十一年重建鄆國夫人殿記

先聖之夫人曰
 於寢宮舊矣宋祥符初既封鄆國始增其殿像季
 末燬焉國家皇統九年始以公錢復修正殿後八年
 又營兩廊而積羨錢二百萬將以為鄆國殿之用而
 未給也太定間上留意儒術建學養士以風四方舉
 遺禮修廢墜矚然欲以文治太平襲封公搢躡然喜
 曰祖庭之復此其時乎乃以殿之規模自而有
 司吝於出納乃更破廣為狹刻崇為卑繇是別得故
 時羨錢為殿費襲封蹙然曰是規模者豈能稱前殿
 為王寢乎吾獨以奉祀事定林廟為職故不得以專
 建雖然我豈敢不力與乃與族祖端修親率廟工載
 斤斧走東蒙深入數百里歷巖險冒風雨與役者同
 其勞得其松中椽椽者以千數又與族兄購市材于
 費凡焚櫨栢栢之屬皆取足焉會祖林木槐數十
 旦皆槁死適可為楹棟之材而二百萬者止足以

瓦甃亞甃與夫梓匠傭直而已時劉公璋為節度副使實董其役趙公天倪為判官二公廉直而幹吏不敢擾以私而襲封公得以盡其力粵十九年冬殿成安奉之日士庶咸會顯首聚觀邦人族戚更贊迭助父老嗟嘆至或感泣以為復見太平之舉也於是襲封公以書走京師屬懷英為之記懷英爛婚多故未暇作也居逾年襲封公被召至京未幾得以舊爵宰鄉邑將歸固索鄙文則敘其修殿本末而為之說曰嗚呼聖人道極中和而與天地並有天地而夫婦之道立道立而父子君臣之教達於天下古先哲王所以御家邦風動教化皆由此始吾夫子出著之六經實綱而紀之以垂憲百代故後世推尊以為人倫之首而闕里舊宅四方於是觀禮然則所謂作合聖靈其奉事之禮安可以不稱今夫浮屠無夫婦絕父子廢人倫其空言幻惑且不足以為教然貪得而畏死者奔走敬事至傾其家貲非有命令賦之也而其雄樓傑閣窮極侈靡僭越制度耗蠹齊民有司者不以禁而吾夫子之宮教化所從出有司乃以為不急一

殿之建至於身履勤苦然猶積年而僅成何其難也嗟乎夫子萬世之師也今休明之代不惠其不崇吾獨惡夫悖人倫者方起而害名教故因是殿之役有以發是言也君歸其并刻之庶幾貪畏而惑於異端者知所警焉一翰林學士党懷英撰

元

至元十九年重修廟垣記

闕里廟制周二三里而弱崇垣四護皆坊以粉塗庇以

瓦木與夫殿閣門廊等餘五百架皆金明昌役也游經喪亂表裏凋弊中更洒掃百戶暫停主祀財單力薄扶傾綴朽聯缺續聖所成者不償其所壞朝廷頻年議加修復屢符本路揆度王費以軍國庶務方殷而事未及措也曩者山東東西道憲司諸公自陳節齋以下近及僉司與屯公皆嘗督諭本部為救廢之舉迨夫奉議大夫同知濟寧路總管府事劉侯用至元壬午秋七月繼謁闕下與拜既畢周覽嗟惜而言

曰夫州縣長佐之吏，積績於三載，必曰文廟有無增葺，况予為方面之倅，祖庭在境，而曾未過省，何以處承流宣化之任乎？今朝廷方當布文教，善風俗，以為致治之本，而於吾聖人祠宇，切於垂意，釐石伐木，築基定礎，期在旦夕矣。今廟貌雖殘，所餘者往往猶夏宇傑觀，而周垣圯剝，外連於荒莽，隘有野燒，緣逸於其中，不亦愈重朝廷之經費乎？此事吾儕不得不任其責，以今竊計，莫若規撫舊跡，先起於四周，庶或可以扞蔽他虞也。凡茲所舉，有涉乎公帑之費者，予固不得以擅為，以吾聖人之故，妨其農時，重其民役，而俾之嗟怨，予尤不敢為也。秋冬之交，農事畢，入蠲減他調，而為之，不亦美乎？及歸，更與同僚謀之，時總府判官李侯書生也，聞之，樂與協其謀。劉侯之志，得以不沮，遂命孔氏五十三代孫權主祀事，曲阜縣尹親蒞其役，仍以兖州檢校之，乃於戶太丁衆之家，從民意而借其力，民皆曰：此非公役，維吾鄉中之盛事，復何辭焉？於是相與執版榦，採削之具，而至者幾千人，於是唯均之以廣袤，而不限其程，勉之以堅整，而不

責其緩，繹繹繩繩，陬陬登登，不亟不遲，百堵皆興，廟基於季秋之將杪，斬木於陽月之既盈，室牲醴酒，其衆而歸之，仍期於來春之首變，高堦深夷，蕪易，益植松檜，一千本於時，衣冠行路，莫不稱嘆，以為殿閣崇嚴，倍增於他日，巖巖乎可謂夫子之墻也。孔氏合辭為予言曰：自東平嚴公致政之後，而能加顧於祖庭者，蓋鮮矣。今侯體朝廷之意，以繼是美，是不可以不錄。桓時親觀其事，義不虛讓，乃撫其本初，而題之於壁間，一濟寧路儒學教授楊桓記。

至元三十一年尼山孔子石像記

設像事神，非古也。其尸禮既廢之後，

乎漢文翁立學宮，成都蜀有文翁石室，設孔子坐像，其坐斂蹠，向後屈膝，當前上，昔以來君臣及七十一子弟，子繪事兩旁，晉王右軍嘗簡蜀守寫像，之有宋嘉祐中，王公素摹為禮殿圖，此像之最古者然。皆漢衣冠也，居敬學制，鄒邑遷學舍于城西，建孔子廟，時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頌習于禮者也，因問立像之

制曰古人席地而坐，臺隆展既已失之，冕服之度傳訛甚矣。闕里行教，像顏子從後者，顧愷之筆杏壇小影像，吳道子筆及近年司寇像，皆漢晉衣冠耳。禮記儒行篇，孔子自言少居魯，魯衣縫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此孔子衣冠也。縫掖，深衣是也。章甫，玄冠是也。深衣，以布，身二幅，各四尺，四寸袂，二幅亦四尺，四寸殺，其袂而圓，至袷為尺，有二寸，不殊裳，其裳十一幅，兩旁殺之，領緣袷皆緇，束以革帶，左右佩有殺，無鞶加，以太帶紐約，用組黑履於足，做文翁石室作石像，章甫縫掖危坐，謂孔子毓秀尼山，奉而居之，坤靈洞乃問冕服制，則曰散在禮經，注疏雖互有得失，衆而求之，可以考見。顧讀者不之究耳。古者冕服有等，太要冕弁冠三者而已。曰冕者，太古謂之緇布冠，加紘，紘，纒纒，紘，則後王之彌飾也。其冠古以布而緇之，周以純，其下為武，謂圍首者，武上有冠，以緇為之，屈加於武，內再，有縷積，向左右或十二，或九，或七，或五，或三，武貫以衡，衡之兩旁有纒，纒繫以瑱，懸以紘，冠之上加覆，謂之紘，紘旁有紐貫之於衡前後，垂纒，紘加

冠，縷積之數，旒以玉，十一者五，玉，玄，黃，朱，白，蒼，貫以五采，纒如玉之色，九旒七旒三旒，玉，朱，白，蒼，三采，五旒三旒，二玉，朱，綠，二采，纒如玉之色，固以紘，紘，纒於衡之左端，加之，紘，上復，纒於衡之右端，繞於頤下，再，纒而結之，結者謂之纒，垂者謂之紘，紘，天子朱，卿大夫青，士緇，緇而加以采，次者弁，以皮，革，皆有會，會謂纒飾，會以玉，如冕，旒之數，會之內以象，為之，邸，無縷積，貫武以算，統纒，纒，纒，皆冕之制，次者冠，冠，冠是也，委貌章甫，其名雖殊，其制相類，如緇布冠等，衰如弁之制，此其首服也。古人衣，身皆四尺四寸，天子長袂，袂八尺，八寸，公侯，後袂，袂六尺六寸，服冕者，衣以絲，其色玄，冕十有二旒者，衣十有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華蟲，以上在衣，宗彝以下在裳，日在左，月在右，星辰，宜畫，北極在北，山之性止而靜，龍布升降，華蟲，雉也，宗彝，二其一畫虎，其一畫螭，螭如猴形，以尾卷物，內鼻，中火之性，圓而不銳，白與黑謂之黼，如斧形，黑與青謂之黻，如兩已相背，九章去日月星辰而登，於山龍有降，無升，登，藻於衣

七章自華蟲以下登身，五章藻火粉米在衣裳，黼黻三章衣，惟粉米而裳，黼黻七幅前，三後，四兩旁，無殺縫，其色纁，束以革帶，帶之前垂，鞞鞞如裳之色，紕以爵章，紕謂兩遍，純以素，純謂下緣，十二章飾以龍九章，火七章，山五章，三章無飾，左右佩玉，有珩璜琚瑀衝牙，貫以蠙珠，籍以綬，綬有等上，加太帶，帶以素，十一章朱裏，終辟，首卑九章，素帶，終卑七章，五章素帶，辟垂三章，率下辟，帶紐約，用組，赤舄服弁者，祭服以緇，謂之紕，衣裳帶鞞，佩綬如冕之制，朝服以布，天子則素積，祭服朝服，長袂侈袂，如冕而服弁者，通服玄端，馬端，身四尺四寸，袂亦四尺四寸，故有端之名，冠服則玄端，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前玄後黃，曰雜，有鞞如裳之色，帶佩有等，黑履玄冠，深衣可也，圭薦之而已，既薦則共首，非若後世執笏然，笏則摺於帶間，亦不執也，執笏自後周始，非古也，既又作子思像於中庸精舍，孟子像於孟子墓廬，以鄒魯聖人之居，四方於此觀禮，故刻之，尼山以俟好禮者，有取焉，一鄒縣尹東陽司居敬記。

太德二年重修至聖廟碑

聖上嗣服之初，祗述祖考

者所當崇奉，中外聞之，咸曰：大哉！王言，杜自太平文，明之治，粵明年元貞，改元先聖五十三代孫密州尹治入朝，聖書錫命，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月俸百千，秩視四品，孔氏世爵弗傳者久，至是乃復申命，有司制考，辟雍作廟於京師，由是四方嚮風，崇建廟學，惟恐居後，闕里祠宇燬於金季之亂，閣號奎文，若太中門闈存者無幾，右轄嚴公忠濟保魯，嘗假青臺頡，曆錢佐營繕之費，歲戊申始復，鄆國後寢，以寓先聖顏孟十哲像，至元丁卯，衍聖公治尹曲阜主祀，專將圖廷廢，奎文杏壇齋廳，巽舍與其舊，而新之，禮殿則未遑也，國初封建宗室，畫濟兗單三州為魯國，太長公主駙馬濟寧王分地，置濟寧總管府，屬縣十六，曲阜其一也，濟寧守臣按檀不花恭承詔旨，會府尹僚佐鄉長者謀曰：方今聖天子守成尚文，此鄉風化之源，禮義之所從出，為守者敢不對揚休命，以廟役為

在首出幣帛萬緡眾身然助之備工顧力市木於河
 董石於山掄材於野宋棟樞楠楹礎之屬悉具又得
 泗水渠堰積石數百石望稱是露階鉛砌咸足用焉
 郡政之暇躬為督視甄陶鍛冶丹雘髹漆以至工師
 廩積各有司存經始於太德二年之春屬歲祲中上
 歲事於五年之秋不期月而告成殿臺重落九以層
 基繚以修廊大成有門配侑諸賢有所泗沂二公有
 位黼座既遷更塑鄆國像於後寢締構堅貞規模壯
 麗大小以楹計者百二十有六贊用以繕計者十萬
 有奇落成之日遠近助祭者衣冠輻輳眾庶瞻顙千
 禩祖庭頓還舊觀於是衍聖公治遣其子曲阜令思
 誠奉表以聞且以廟碑為請會博選胄子入學擢思
 誠國子監丞特勅中書賜田五千畝以供築盛復戶
 二十八以應洒掃仍下翰林書其事於石臣復承命
 踈踏既述興造始末竊惟聖人之道與天地同聖人
 之祀與天地無極堯舜湯文之君不作而道在洙泗
 立言垂教推明堯舜湯文致治之由模範百王仁及
 天下後世願治之主莫不宗之廟貌相望達於四海

聖人之道固無係於祀禮之隆殺然尊其道而誌其
 祀蓋治古之恒規王政之所先也洪惟聖元神武造
 邦天兵傳汴戎事左殷不忘存敬先聖之祀詔求五
 十代孫衍聖公元措歸魯哀集太常禮樂於兵燹
 之餘燕翼之謀實基於此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
 仁霑義洽九域混同文物煥然可觀內立國學外置
 郡邑學官而於先聖之後尤所注意遴選師儒訓迪
 作成需賢以嗣封爵茲志未究皇上續而成之故自
 紹膺景命以敦化勵俗為尤務至於博施濟眾敷文
 來遠哀矜庶獄惠解鰥寡由天縱之聖見於設施皆
 堯舜湯文之舉揆諸聖經之言若谷符契用能張皇
 教本光昭先業以致魯國臣民思樂泮水如附靈臺
 子來之眾至矣哉觀文文化必世後仁之效豈特振
 耀一時寔宗社無疆之福也銘曰道之太原實出
 於天何言哉乃以聖傳傳道維何唐虞三代儀範
 百王萬世永賴聖人之功與天比隆聖人之祀垂之
 無窮皇元肇基撥亂右武天兵趨汴周禮在魯丞哉
 世皇載整乾綱始定綏遂臣萬方肅肅曾庭嗣封

有典德音孔昭聖謨顯王者之作必世後仁繼序
不忘成於孝孫適觀厥成是訓是則思樂泮水作廟
翼翼如矢斯棘如翬斯飛籩豆靜嘉陟降有儀祀事
孔嚴世爵以延酒掃有戶染盛有田聖政聿新希蹤
治古僉曰皇明登三咸五泰山巖巖聖祀綿綿與國
無疆於萬斯年一翰林學士承旨閻復撰

天曆二年遣官祭闕里廟碑

皇帝祀天歷服命翰林
臣元用捧白金百五十

兩幣帛二十有六純祭闕里孔子廟祀畢嘉議大夫
襲封衍聖公思晦奉直大夫濟寧路判官董昭請文
諸貞珉以紀昭代盛事元用竊謂孔子之教非帝王
之政不能及遠帝王之政非孔子之教不能善俗教
不能及遠無損於道政不能善俗必危其國由漢以
來有天下者消禍亂於未萌寧邦家於悠久以孔子
仁義綱常之訓決於人心忠孝迭發默有以相之也
是故歷代所以崇奉其教者至漢魏為孔子廟置百
戶卒史掌禮器出王家錢以祭既又給戶錫田公侯
其宗子以主祀事至唐開元則衮冕而王之令天下

州縣皆立學漢高帝明帝章帝宋真宗皆親至其廟
極誠敬以行薦禱禮真知所本哉若始皇非先聖燔
詩書恣行暴虐適足以速其滅亡而已皇元以馬上
定天下國初即誕敷文教遣使函香詣曲阜祀孔子
給酒掃戶百令襲封衍聖公仍其舊歲割山東諸郡
曆日銀以葺廟宇詔天下取法孔子興學作人武宗
皇帝登極肇遣詞臣函香如國初故事仍齎銀幣以
將其意厥後列聖相承踵以為則欽惟皇上以聰明
文武之資中興大業闡人文以化天下今者闕里之
祀亦所以丕承先志也元用以天曆二年三月甲申
將命至兗衍聖公率孔顏孟三氏若諸生郊迎董濟
寧泊厥僚屬具儀備前導至祀所越三日丁亥齋沐
備三獻禮薦禱如儀祝史致告諸執事欲揚其職牲
脂酒冽神人胥懌既乃大享與祭者於廟之東廳需
澤汪穢恩意普洽咸極歡而罷嗚呼自昔帝王致崇
極於孔子者多矣然皆未若我朝之盛天子即位之
初輒遣官致祭儀物交臻復與他祠異皇乎休哉此
亘古所未有也所尚是其能化行俗美措四海於

隆平延弘祚於萬斯年也宜矣元用途從衍聖公之請一謹系以詩曰惟皇斯赫聖德中興易亂以正不祚是承文命誕舉咸秩百神首及尼父金幣輝輝粵自天至多士駿奔竭虔以祀庶羞惟精有苾其馨樂舞交暢孔道在人惟萬世財克式克遵寔東家國是背是棄禍迺逮躬吉凶之捷影響惟從聖哉天皇克崇其教風動多方胥勸胥效文治蠅興美由茲始請勒臣詩永昭德美一翰林學士曹元用撰

元統元年勅賜孔廟田宅記

元統元年十一月二十

五日御史中丞臣亦憐真班臣祖常治書侍御史臣普化言於上曰臣等及御史大夫臣脫別台臣唐其勢議江南行臺按問江西僉事任仕古台以墨坐沒入其私由八頃八十九畝屋二十有七間家奴若干人在鄆境者實邇曲阜孔子林廟方今聖天子師法孔子設經筵崇儒術我御史臺以興學宣化為職事顧孔廟歲入視前代猶

儉春秋釋奠師生餼廩時或不給請以今沒入產俾孔氏襲封世業之其家奴俾籍於有司居所沒入居田所沒入田世服役孔氏為洒掃戶而輸其租制可明白臣唐其勢又自帥其同列臣亦憐真班臣祖常臣普化等導意於內侍臣禿滿迭爾以啟皇太后於宮中出諭旨曰善一如皇帝制行之於是所司以產歸孔氏明年孔氏具牘來屬玄文諸石仰惟皇元初得宋金郡邑校官田產無算悉以供其祭祀食其師生繕修其廟學其校官無田則以縣官緡錢充其用無禁有司不奉命則御史部使者察之其為尊崇孔聖之道非獨今日蓋嘗考之邽人書社七百里之事有無不必知尼谿之田齊遂以對一變而至魯哉此於世道有關聖人無與也今上富於春秋政事參決東朝居今之臣能言附益孔氏者皆引君當道之事也臺臣首陳經筵次表儒術豈有他哉兩宮俞旨聖志一揆兆足行矣漢初六經甫脫羸難高祖過魯之祀天下駸駸然望斯文之治史乃稱文景不石儒術以贖后故咎豈在是哉灌絳東陽侯之屬有二人者

如今臺臣謀豈必金石絲竹之音作而後不壞孔子宅以書還孔氏耶漢之諸臣功烈甲矣玄故著之使來者知臺臣之意在是矣一僉太常禮儀院事歐陽玄記

至元二年創建洙泗書院記

至元後戊寅八月益都路宣慰東野潛社稷署令蔡忠中簿鄧昌壽偕五十三代孫文學孔澈具篚幣詣元隆曰世我聖裔也以斯道之故聘子從游也父謂洙泗故基為民所有化為禾黍過者與嘆出賃市田質材經營量度禮殿講堂門廡齋庖閱時告成將勒諸石以紀歲月特徵文於子子毋多讓元隆筆力孱弱辭不獲命遂記之夫天地之運有通復日月之明有晝夜聖人之道有泰否非天子則聖人之道不行微吾夫子則帝王之道不明欽惟世祖皇帝平定區宇列聖祖武斯道之大明以行焉迺詔天下郡縣廟祀夫子備王者禮樂惟祖庭為盛洙泗遺址斯文所基歷代未復荒頓幾二千載矣一旦舉之實我皇元闡文運隆治化之盛典也昔聖祖之講誨於是

也刪詩訂書贊易道修春秋道統之傳以祖述憲章上律下襲皆鈞覆載之體寒暑之時服食之功三綱五常賴以不墜而禮樂教化以之而可度典章文物以之而可興修已治入之德以之而可成洪纖高下各遂其性形容夫性與天道之妙以相授受成就後學施諸末世傳諸方冊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矣止土木之功為哉然尹之區區者豈特其繼述之孝將以貫國家典禮之至尊崇斯道之極誠臣子之至願也慮其先自有國之初其祖元用率孔族招庶姓以降尋以軍功歿於王事之全賢治得功祖庭其父思誠拜師命於成均四君子奕世象賢皆不暇及今能之匪尹之所能為也天也天朝文明聖治之化被四表格上下洽之無窮故千古廢墜一時告新我朝所以冠五帝冕二王之盛者於是乎在尹名克欽字敬夫考之世譜宣聖五十五代孫也謹記一郵人鄧元隆撰

七年勅修宣聖廟碑

今上皇帝臨御之七年歲在己卯春三月戊辰御史大夫臣別

里怯不花臣脫脫等言天曆二年十月文宗皇帝在御奎章閣學士院臣沙臘班等列奏曲阜宣聖廟自漢唐金凡有隳廢必奉勅繕修功成則勒之石衍聖公以舊廟將壞飭書奉圖屬學士院以聞時文宗覽圖諭旨省臣越修之事竣則立碑以詔方來今新廟既完而成績未紀懼無以稱塞先詔御史章上臣等僉議請勅翰林侍講學士臣玄為文奎章閣學士院大學士臣巉巉為書前侍御史臣起巖為篆以臺儲中統楮幣二萬五千緡為立石之費制皆允迺命宣聖五十四代孫御史史正傳勅臣玄俾書其事玄拜手稽首言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昔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者作君師之道備於一人用能左右上帝克綏厥猷吾夫子出天獨異以師道凡天敘天秩天命天討之事夫子明禮樂刪詩訂書贊易道修春秋而品節之以為百主法於後世儀對人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夫子自論斯文之任上以屬於天下以屬於已使得位設教即前數聖人所為繼天立極者也是故天

欲興一代之治則吾夫子之道必大昭明於時歷千萬世如出一轍皇元龍興朔方太祖皇帝聖智天授經營四方太宗皇帝平金初年歲在丁酉首詔孔元措襲封衍聖公復孔顏孟三氏子孫世世無所與增給廟戶皆復其家是歲曆自銀諸路以其半益都東平以其全給修宣聖廟尋詔元措括金人禮樂官師及前代典冊辭章鐘磬等器以數來上仍命於曲阜閣習禮樂以備時用又詔諸路設學遣官分道程試儒業世祖皇帝初在藩邸多士景從作其即位大召名儒開廣庠序命御史臺以勉勵校官國子監學以訓誨胄子大司農以興舉社學興文署以板行海內書籍提舉教授以主領外路儒生宿衛子弟咸遣入學輔弼太臣居多後又庭內獻納能明夫子之道者言必稱旨者在位三十五年之間取士之法興學之條日討論之規模益弘遠矣裕宗皇帝時在東宮贊成崇儒之美成宗皇帝克繩祖武銳意文治踐祚之初詔曰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既而作新國學增廣黌舍數百區胄子教養之法始備武

宗皇帝燭典制作加號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仁宗皇帝述世祖之事弘列聖之規尊五經黜百家登崇俊良以張治具我朝用儒於斯為盛英宗皇帝鋪張鉅典廓開彌文明宗皇帝凝情經史愛禮儒士文宗皇帝緝熙聖學加號宣聖皇考為啟聖主皇妣為啟聖王夫人改鑄衍聖公二品印章賜山東鹽運司歲課及江西浙江兩省學田歲入中統楮幣三十萬四千四百緡昇濟寧路俾修曲阜廟庭文宗賓天太皇太后有旨董其成功今上皇帝大續不圖儒學之詔方頒闕里之役鼎盛山東憲司洎濟寧總管張仲仁曲阜縣尹孔克欽蒞事共恪以元統二年四月十日鳩工至元二年十月初吉落成宮室之壯以寧神棲樓閣之崇以皮寶訓周垣繚廡重門層觀丹碧黝堊制侔王居申命詞臣揚厲不績於是內聖外王之道君治師教之誼大備於今時猗歟盛哉皇元有國百餘年以來繕修宣聖廟者再丁酉之初以開同文之運天曆之際以彰承平之風東員出自西踰崑崙南盡火維北際冰天聖道

王化廣大悠久相為無窮端本實在茲矣臣玄奉命撰述有詔御史思立奉祝幣牲齊馳驛往祭告厥成功臣玄既序顛末請系以詩一詞曰厥初生民倥傯顛蒙三五繼作大道為公風氣日開民習日漓道統絕續孰綱孰維少昊之墟東魯之土挺生聖人以淑萬古聖人既生代天以言立我民極與天並存惟皇建極尊用其道百主軌範于以順考三光以全寒暑以平俊民用章時乃迓衡天子垂拱大臣承弼體信達順鳳麟時出皇元之興厚集太命太宗興文首法元聖世祖龍飛髦士屬心惟弘文治潛發德音世及三紀仁漸義摩建學立師善人用多溫文裕宗祗荷貽燕成廟崇儒迪若天顯武皇英毅入繼離明載崇徽號玉振金聲濟哲仁皇文德繼世誕揚祖訓顯後尊帝爰及英宗禮樂孔殷穆穆明考美德懿聞文宗續緒聖聖克肖迺開奎府迺飾孔廟今上嗣世丕式木猷勒石新廟宏賁鴻休新廟奕奕泰山具瞻衡統絃縱衮衣襜褕維宋維金遺刻具在於赫我元冠冕百代我元聲教極彼堪輿鬻舍萬里誦詩讀書惟茲

曲阜斯道之壺如水有源如木有本皇監在上執我道樞相我熙朝躋民唐虞曠言臺臣職是風紀昭宣獻謨是用歸美聖道王化如日麗天儒臣詠歌億載萬年一翰林侍講學士臣歐陽玄奉勅撰

至正二年遣官祭孔子廟碑有元至正二年十月壬戌皇帝御威寧殿勅中

書具在藹用酒命集賢直學士臣郭孝基乘驛致奠于曲阜先聖大成至聖文宣王之廟中書助祭元寶二千五百緡嗣衍聖公臣克堅爰擇十一月丁巳之吉釋奠如章禮成臣等拜手稽首謹言皇帝欽崇聖教建宣文之閣崇文之監日御經筵講德唐虞辨章二代日夕乾乾遜志時敏式惟先聖孔子昭垂六籍不覺萬世惟聖知聖是用啟自天衷特致殊禮希世盛德其可泯而弗宣刻之金石光示永久禮寔宜之臣等聞聖人之道執一常御萬變若君若臣臣父父子子大綱一正萬自畢舉故曰王者中心無為以守至正人心服於下天理應於上樹之風聲來以禮義不動聲色靡然於變協風時雨諸福之物罔不

畢至漢祖致祠天下歸心唐宋升祀永錫胤祚用此道也皇帝天縱玄德加以聖學垂衣論道天下泰寧心悅神孚獨得淵衷有非臣下所能窺測者小臣載筆敬用作銘一銘曰皇帝若曰惟天惟聖揭乾之明握坤以正惟禮惟樂惟刑惟政文以經緯武以戡定立我邦家功斯為盛一皇帝若曰宣文在中乃諸辟雍乃流泮宮有庠有序八表攸同魏魏素王籩豆鼓鐘於論曲阜曷不加隆一皇帝若曰有典有則春秋上丁庚子之吉四享歲家常祀不忒誕昭予敬致奠惟特予蕪予酒于聖之室一皇帝若曰予嗣歷服惟惓惓小心如臨于谷君君臣臣惟聖予福于時處處敢忘嘉告聖經是式我祀匪黷一皇帝若曰予聖時欽惟汝臣鄰惟汝士林汝子汝孫士庶時忱服聖之言精白爾心勤相于家爾玉爾金一集賢直學士臣郭孝基撰

五年創建尼山書院碑

周靈王二十一年陳人顏氏禱於尼丘山二十有十年孔子

生五代周顯德中魯守趙侯作新廟宋慶曆中嗣文
 宣公宗愿大建廟學有元至順三年衍聖公思晦請
 復尼山廟禮部尚書康里公巖白于中書至元二年
 左丞王公懋德議設尼山書院以彭璠為山長三年
 冬十有一月廉訪僉事楊公文書訥分司至於兗州
 以璠言用前濟寧總管張公仁舉使同知滕州事郝
 君寶寶閭董其役十有二月分司至於鄒楊公及郝
 君相役於尼山滕鄒大夫士來致貲購故魯武惠公
 宅於東平四年春正月璠如東平二月東平總管王
 公主敬致材於白馬河三月壬子庀工作大成殿木
 成門神厨作明倫堂東齋西齋東塾西塾作毓聖侯
 廟作觀川亭秋八月告成宣慰使蒙古公羅括懸政
 治之書於門五年春二月廉訪僉事趙公天綱懸教
 法之書於堂夏四月郝君如沛以湖北廉訪使任公
 擇善書命釋魯文於碑其辭曰嗣聖至元皇帝欽天
 崇聖左武右文百廢畢舉衍聖公曰惟鄒東六十里
 五峰攸峙中惟尼山其神曰毓聖侯顏母之所由禱
 也東嶠曰坤靈之洞聖人之石像在其中東有文德

之林蓋曰顏甫之墓又東為顏母之山有谷焉其棘
 惟喬顏母之所由陞也亦有谷焉其棘惟樛顏母之所
 由降也前惟智源之溪後惟中和之壑其在宋氏我
 先人文宣公爰作新宮既燬於兵惟今泰寧禮宜復
 之康里公曰惟天啟迪我人大明中德萬世無疆惟
 休篤生聖人陞於尼山奈何弗敬崇厥攸居時則有
 闕里之廟奠厥攸宗時則有泗上之林報本反始曷
 弗祠於尼山君君臣臣胎於尼山於念哉左丞公曰
 俞張公曰我昔君茲東魯我乃大闕里清廟我乃新
 曲阜泮宮我乃飾泗上林聊疆於齊我弗克事茲尼
 山滕大夫郝子材公其任之楊公曰俞楊公曰嗟我
 憲史翟迪趙士恒郭敏其道予言曰俾爾滕侯李彥
 博汝惟長左而猷之太夫寶寶閭汝惟貳咸曰汝材
 作而行之楊公曰嗟爾太夫寶寶閭剪荆棘除埃壤
 以底厥舊惟汝功選吏士庀工徒固基宇巖廟貌惟
 汝任弗疲民弗淹時弗糜財惟汝能我聞曰材惟舊
 易於新力於舟易於車惟汝其念之郝君曰都郝君
 曰嗟爾鄒尹張士謙悉乃心以致役事以時餼糧以

集車牛以利器用鄒尹召克中爾惟克勤其相鳩利
 鄒士馬亨李儼李元彬考制度以底法鄒士王從義
 其司入州史石居仁其司出鄒史吳守中胡德秀其
 司程必謹必節毋致怠忽東平公曰昔在魯共王壞
 聖人宅用廣厥宮焉今以魯公宅爰作聖宇於平休
 哉惟茲宇在宋于法惟鄭恩宅在元于鄆惟嚴實宅
 今茲歲在戊寅予其撤有文在稅曰戊年破於乎徵
 哉今予致汝材毋撓材毋黷民敬之哉羅括公曰惟
 天生聖惟皇崇聖孰敢不欽若官若吏若士敢有不
 祇厥事國則有常刑敢有朋醜酒致鄭聲博奕笑噓
 以黷清廟時則有大罰敢有讎使介舍羈旅國則有
 常罰敢有踰墻垣毀宮廟牧牛羊竊薪芻時則有常
 刑趙公曰惟天生聖惟聖垂憲惟師典教惟土祗學
 報本于茲有翼有嚴若師若士非經何教非德何學
 一乃心勅乃身以明天倫以究人治報天遵聖以衍
 無疆之休或敢不恭則有常憲任公曰魯惟尼山在
 防鄒之間孔氏自宋之魯防叔居防厥墓營焉叔梁
 宰邾五父爰殯防惟西北聚惟其西南稽諸太史尼

丘之禱用名若字於是為信昔在宋氏宏大厥宇以
 婉闕里共惟有元式新大之惟有無疆之休必有無
 疆之聞託之金石伯敷甫其作銘陳繹魯拜手稽首
 固辭入言曰惟天惟地惟載神氣神氣之合其大無
 外其小無內混淪磅礴會於岱宗南融見山太昊開
 天東迤尼山聖集大成支流于嶧是生亞聖終始道
 統咸疆于鄒於乎盛哉與昔聖人作法下代惟吾未
 于垂憲萬世且字綿宙罔不尊親於乎大哉其在祀
 典惟有道德祭於魯宗惟山川出雲雨爰潤萬物時
 則旅之矧惟聖人澤被萬世毓茲尼山新大厥宮於
 乎時哉乃作銘詩六章章八句辭曰昔在高辛有
 娥方將爰禱高禱玄鳥致祥立我商人篤生玄主乃
 明不倫敷教虞唐一降茲有周顏字邾人尼山是祈
 夢維絃麟篤生孔子乃聖乃神敷教萬世誕明天倫
 一岱宗綿延尼山之蜿坤靈是竅有垓其顛降神毓
 聖厥功竟天何千萬年不崩不騫一乃剔故蹤乃作
 新宮桴材自鄒輦石于東庶士子來不日其攻聿飛
 斯翬聿見斯龍一新宮既作尼山嶽嶽爾里泗林鴻

光昭灼子衿青青于何其樂于何其樂爾效爾學
尼山有祀鄆田有苞胡丕作入樂只君子樂只君子
為天子使於萬斯年錫爾純祉一國子助教陳繹曾
撰

十四年建尼山殿西配記

今皇帝至元三年重建尼山書院奎章閣侍書太學
士虞公集寔記之未及太完而山長彭璠卒後十有
七年鄆縣達魯花赤馬哈麻君增塑顏魯思孟四公
配享殿中邑士趙守寬李之質因其同里陝西等處
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張君思政來京師屬素為之
述按顏子之侑坐肇於唐太宗貞觀二年尚書左僕
射房玄齡國子博士朱子著之所建議也宋神宗元
豐七年夏復增孟子侑坐禮部郎中林希之所奏請
也度宗咸淳二年春增并曾子于思逮我朝混一四
海且四十年延祐二年仁宗皇帝在位崇學右文御
史中丞趙公世延始言南北祭禮不宜有異當升曾
思如典故制曰可先是四公列坐兩旁禮部以為
承道統述明聖經作則萬世以立人極論德定名列

次配侑東坐西鄉于禮為稱至順二年進封顏為復
聖公曾為宗聖公思為述聖公孟為亞聖公仍命詞
臣為制書一代之典可謂備矣馬哈麻君作邑於聖
賢之邦欽承上意克修隆典其為政知所先後從可
知矣禮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君其知禮者哉雖然
君之為是舉蓋有難者方盜據徐方力抗王師鄆之
為縣密邇斯境朝廷憂其供給之繁增設邑長以君
才敏而擢用之軍旅繹騷君應答靡有凝滯將士感
悅及徐平撫安疲氓飛芻輓粟徭役平允當此之時
又能汲汲焉以興學明教為務是以謂之難也今年
春君以仲丁歲祀致齋之夕夢升禮殿瞻仰聖師行
事之際迺睹配享未備惘然久之首出俸錢為之倡
僚吏士民相率來助邑士張敬祖主其出納曾未數
月而工告畢四公德容粹溫觀者肅敬蓋啟聖王與
夫人顏氏禮於是山神秀所鍾篤生聖哲繼天測靈
萬世永賴所以紹斯道之傳發微言之秘四公之功
終古如一日矣書院之諸生尚考求於方策非四公
之學不敢學也邑太夫之望於諸生者庶其在也

不勉哉一國子監丞危素撰

本年加封啟聖王碑

維至正八年四月上在興聖宮御宣文閣中書右丞相臣朵兒只等入奏曰孔子之叔梁紇加封啟聖王未有刊述昭示久遠請以中書左丞相臣呂思誠為文出中統鈔五千貫下襲封府具攻石之用制曰可臣思誠承命惶悚大恐弗任乃拜手颺言曰惟我國家崇重聖德宣昭聖道與王化合并太祖皇帝肇基洪業太宗皇帝在潛行釋奠禮祀孔子於日月山世祖龍飛車書混一自上大都大都及天下郡邑立廟學曲阜林廟尤加修崇於是定襲封之嗣除孔氏一人拜曲阜縣恩至渥也成宗皇帝立廟於國子監武宗皇帝加謚大成於至聖文宣王上仁宗皇帝詔立碑天曆初制加封啟聖王顏氏曰啟聖王夫人曠典也今襲封衍聖公克堅既進官中奉大夫階一品換印童為銀為啟聖王碑得請聖眷隆厚曷以報稱臣謹按春秋公羊氏穀梁氏依經書孔子生左氏隨經書孔子卒史

記作殷本紀帝嚳妃簡狄生契十三遷而至天之始有天下是為成湯書契者原其初也微子開國亦曰帝乙之長子明其本也孔子世家曰其先宋人曰防叔生伯夏言有承也又書鯉以下直至漢時復列傳諸弟子七十二人宋儒邵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孔子以萬世為家殆以是夫惟文公朱熹刪定世家序論語前曰魯襄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庚子父叔梁紇母顏氏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又曰孔子生鯉字伯魚鯉生伋字子思作中庸厥有旨哉夫惟玄鳥之降玉筐之覆金行啟運斗光垂精為五百年之昌期千萬世之嘉會者寔由天生顏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子貢曰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子思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孟軻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賢於堯舜遠矣太史公曰自天子王侯言志藝者折衷於夫子可謂至聖矣楊雄曰天之道不在仲尼乎王文中子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子兄弟夫婦夫婦

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乎韓愈曰禘饗以功夫子以德程子謂賢於堯舜者以事功蓋金聲玉振集群聖之大成寔由天縱若夫尼山請禱精誠昭揭而其表相殊異曰似堯曰似湯曰似禹曰似子產曰河自海口堯帝之形貌也曰修肱而龜背成湯之容體也惟此身體髮膚之所從毓靈誕聖之所自不在茲乎漢時聖舅顏氏居魯親里聖妣元官氏居安樂里復其繇發宋時有齊國公之封又有魯國太夫人鄆國夫人之號其爵邑又若不首其子者於茲峻其徽章名與情稱百世不能改也於戲盛哉伏惟聖人倫之至也繫周易刪詩書定禮樂垂憲萬世師表百王者茂有加矣獨於春秋曰志在焉孝經曰行在焉春秋天子之事也三綱九法望於周也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孝經開五孝之用自天子至於庶人各有終始其曰至德要道其曰天經地義其尊親之心顯親之念曾子所謂一貫孟子所謂一本也不然是謂悖德悖禮矣洪惟今上皇帝接太祖皇帝世祖皇帝之聖緒嗣守列聖以來之成規聖

治之敷孝治之洽所謂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者於春秋孝經有嘉馬碑之闕里光照休烈於無窮若江漢之濯秋陽之暴皜皜乎不可尚也臣思誠頓首誠惶誠恐一復獻頌曰於鑠皇元赫赫明明翁闢乾坤資始資生太祖肇基風霆流行世祖混一覆載生成列聖嗣服時靡有爭今上繼緒品式法程聖治不顯孝治不平嘉崇孔子縉典鴻名尼山有禱斗光垂精表相之異至道之凝曰惟天縱玉振金聲孰與道生本立枝承王爵之崇啟聖之榮義符於情名與實徵五父之殯綬乎其行防墓之崩滋然涕零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愛親敬長春秋權衡尊親顯親五孝重輕今茲有茲誕聖毓靈子孫有衍是服是膺尼山崢嶸泗水不盈蔚彼孔林卓犖彼魯庭有豐斯碑光照日星同我夫子無忝所生聞我皇風四海未清一中書左丞相呂思誠撰

皇明

洪武十年重修廟碑

聖天子龍飛之初武功未戢已事祖豆亟遣使祀宣聖於闕里風動四方聞者皆以爲太平肇基海內咸服聖化宣聖五十年孫襲封衍聖公希學以修理事請於上即賜俞允曰朕方行先師之教淑海內洽人心崇德報功理所當爲廟貌隳廢處先爲營葺見存房宇壞損處徐當完之洪武甲寅春

命下至十年丁巳秋歲大熟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以其事隸濟寧府委交州判袁良督所屬州邑鳩工截事董石掄材采棟樑楠瓦甍鍛冶髹漆之費畢備逾三月而後成正殿左右回廊及東廡三氏學生員房舍合七十餘楹創造一新衍聖公會勸宗族衆大夫士之有祿者鳩金補塑聖賢像仍浼本官提督之服冕有章金碧相輝儼然若生落成之日衍聖公會族人於齋廳以尊酒勞曰崇奉先聖先師誕敷文教九重聖睿訂謨賢哲臣隣翊贊凡廟貌闕處皆以宏葺祭祀有田洒掃有戶禮樂服冕有章薦享有器設學

選師以教吾族蠲其徭役歲入朝會班亞上相賜與優隆若此何以報稱相與議曰不若勒之堅珉以圖不朽足以見聖天子行吾祖設教立道爲致治太平之本與國同休悠久無疆豈不偉歟奉修謹恪克休天心民不知勞倏然就緒若袁公伯金者可謂賢矣是宜記之襲封衍聖公希學記

成祖文皇帝御製孔廟碑

道原於天而昇於聖人聖人者繼天立極而統承乎斯道

者也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列聖相傳一道而已周公沒又五百餘年而生孔子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實於堯舜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夫四時流行化生萬物而高下散殊咸遂其性者天之道也孔子之於天地贊化育明王道正彝倫使君君臣臣父子夫婦夫婦各得以盡其分與天道誠無間焉爾故其徒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又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

踰焉在當時之論如此且萬世無敢有異焉於乎此孔子之道所以為盛也天不後世之蒙其澤者實與天地同其久遠也自孔子沒於今千八百餘年其間道之隆替與時升降遇大者為之君克表輩之則其政治有足稱者若漢唐宋致治之君可見矣朕皇考太祖高皇帝天命聖智為天子君武功告成即興文教天明明孔子之道自京師以達天下並建廟學編賜經籍作養士類儀文之備超乎往昔封孔子孫襲衍聖公秩視一品世擇一人為曲阜令立學官以教孔顏孟三氏子孫嘗幸太學釋奠孔子竭其嚴敬尊崇孔子之道未有如斯之盛者也朕續承大統不法成憲尚惟孔子之道

皇考之所以表輩之者若此其可忽乎乃曲阜闕里在焉道統之系實由於此而廟宇歷久漸見隳敝弗稱瞻仰往命有司撤其舊而新之今年夏畢工宏遠壯觀庶稱朕敬仰之意俾凡觀於斯者有所興起致力於聖賢之學敦其本而去其末將見天下之士皆有可用之材以贊天太平悠久之治以震耀孔子之道

朕於是深有所望焉遂書勸碑於廟一並系以詩曰巍巍玄聖古今之師垂世立言生民是資天將木鐸以教是界謂欲無言示之者至惟天為高惟道與參惟地為厚惟德與合生民以來實曰未有出類拔萃難乎先後示則不遠日用攸趨敦敏有爰薄于聖模仰惟

皇考聖道寔崇禮樂治平身底厥功曰予祇述詎敢或懈聖緒不承儀憲未賴巖巖泰山魯邦所瞻新廟奕奕飭祀有嚴鼓鐘煌煌瓊馨曼馨八音相宣聖情怡懌作我土類世有才賢佐我大明於萬斯年一永樂十六年建

永樂十六年重修危山新廟碑記

洙泗涵道體之本

問氣聖人者又所以鍾天地山川之間氣以生者也其知先知其覺先覺出乎類拔乎萃自生民以來寔未有也然天之所以厚於聖人者夫豈無其故哉蓋自周室衰微諸侯放恣三綱淪九法斁中國將入于

夷狄生夷漸儕乎物類使夫或不生聖人則天下皆
質焉莫知所之入欲肆而天理滅矣天於是而生聖
人焉聖人者繼天立極拯溺寧屯為天地立心為生
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者也所謂其生也有自來其
逝也有所為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且堯舜之道尚賴天子而明是天以是道而異之聖
人必欲聖人以是道而傳諸後世此聖人所以有功
於天地也惟聖人有功於天地故天下通祀乎聖人
矧茲尼山尤為所生之地廟貌尊崇歷代所尚奈何
掃地而行觸目荒涼誠為可歎五十九代孫襲封衍
聖公彥緒五十五代孫曲阜世尹克中五十四代孫
族長思楷舉事希韶會闔門族屬諭之曰闕里廟貌
我

太宗文皇帝撤舊更新既以美矣惟茲尼山乃聖祖誕
毓之地荒涼若是而不為究心吾子孫寧不有愧焉
爾由是眾發一心鼎新重建正殿三間廣高如制其
西則為毓聖侯殿其西北則為啟聖王殿又其北則

為啟聖王夫人殿也神門三間齋廳五間庖滷有廬
祭器有庫繚垣雲矗如矢斯棘嗚呼休哉首事於永
樂丁酉之春落成於戊戌之夏輪奐之美視昔有加
構治之規于今為盛仰瞻俯視生氣若存時或嶧山
雨霽顏母雲收丹青晃日月之光金碧煥烟霞之色
重櫺疊戟簷牙高啄坤靈五老環繞上下其壯觀為
可知矣茲者刻石以勵其後謂余當筆不敢以蕪陋
辭謹述始末一并系以言曰周室衰微諸侯擅權下
陵上僭綱紀頽然風氣日偷倫理日墜往聖既遠其
孰能繼尼山降神毓秀含真靈應既啟生我聖人惟
聖有作天將木鐸以繼往聖以開來學綱常既正倫
理日昭尊卑上下井井有條惟聖斯蹟光明烜赫其
報伊何萬代血食緬維尼山古廟巍巍毀于兵燹蕩
然無遺觸目荒涼見者嘆息聖公起念世尹贊畫經
之營之乃定其規新廟既成全碧相輝神其戾止既
安且喜報以亦福施于孫子

二十一年創建林圍牆碑記

周公變夏商之禮而崇九廟之祀文音重原陵

之法而加赤族之誅者何也蓋仁人孝子之於祖宗
 惟其慕之也切故其報之也厚惟其尊之也重故其
 怒之也深苟為不然則喜戚無與於已而成敗不足
 以動其中矣尚何陵廟之用乎五十五代孫曲阜
 世尹克中者忠孝人也其為人也風神秀楚玉瑩珠
 輝自幼以孝謹聞既長以才敏稱由是闔族推讓薦
 膺是職自受任以來惓惓祖宗一念不忘慨尼山之
 圯未覆傷書院之凋敝隘家廟之陋小膠心固意務
 踐其情誓日日盟神弗成弗已既而卒如其言宗族內
 外用不暇其用心之確獨有祖林一區周迫民居烟
 爨千家椎青採綠薪乾樵腐者日不絕跡雖卑之以
 聖公之禁戒之家長之嚴然幅頓浩大難以防虞南
 巡則北至東備則西來間亦獲其一二輩者然非親
 則故非戚則民依公道則傷惠盡私情則遺祖祭心
 貯念難於施設者久之世尹復喟然嘆曰夫物置而
 無備而網民以罪彌夕無法而肆其鞭撻非政之善
 也乃捐已貲萬緡厚備酒饌集耆老而謂之曰夫自
 周漢以來秦兵楚變東西流離而父子不相保者處

處然也而惟此方祖孫相安丘壠相尋而不識兵盾
 葦鉞者果孰能使之然哉咸曰叨聖人耳曰若亦思
 報乎曰聖覆如天曷克以酬倘有指擗願悉從命公
 曰曾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昔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
 迫於郊而不毛今吾祖林周迫居民烟爨之家不下
 千數日暮薪樵豈勝剪伐吾欲棄此農隙借汝以力
 以墻其圍可乎眾咸喜躍願悉從事公乃約以孟冬
 朔白起工至其日邑之父老各率子弟約千餘計悉
 荷板鍾無後者聖公亦以廟丁百餘人來會公乃編
 以什伍甲以才能復以族之英敏者督之刻以板築
 之數限以厚薄之額豐其廩餼以給其食旨其酒殺
 以勞其苦復加以省視勤皮勸賞諄切由是冬日假
 和人心悅豫作之日棟之陳陳度之薨薨長幼奮躍
 咸效其能日不爾旬千堵皆興何其快哉自非感之
 也誠動之也義吾未見其成功之速若此之易也又
 慮夫狡獪之徒穴深梁而窺門闌也則石墜瓦落以密
 其楹壘柵門宇以嚴其鎖鑰恐其巡夫之憚於宿衛
 也則建巡鋪以便往來復其身以專典守由是樵採

絕迹而松梓遠丁丁之聲神靈安棲而林鳥無夜驚之擾其視往昔禁戒彌煩而屢犯不止者豈徒千百十一於其間哉誠可謂明於治體善於防虞而孝於祖考者矣聖公家長深與其績日以再往且賞且勞因謂之曰今汝之心良亦盡矣導木之給吾當與聖公戮力焉毋汝煩也於是檢族屬驗佃力復得堅薪千餘車併工聚力刻日以完然後大美斯具功無玷悔嗚呼邑有賢宰家有賢宗爰有家長克相其成雖欲弗美其孰以能於戲佳哉斯亦曠世一時之奇遇也吁家廟也書院也斯撤其舊而宏者也尼山也林則不貲其多他人觀之鮮有不駭心而驚懼者也公乃視之輕如鴻毛易如拾芥如此非其才美俱全孝心純至者能如是乎方之古人亦何負哉宜乎勒之金石昭之後世而為人人子人孫人後者之龜鑑也倘吾門之子孫異世之後人能迹其心而繼述之前斯功之美將歷千萬世而不毀矣林廟其亦有慶乎一監察御史孔諤撰

宣德十年重建金絲堂記

闕庭有堂名金絲者舊相傳也按孔氏祖庭廣記載

圖經誌於太金世重修闕庭始有其制略無明文可考堂在齋廳之北家廟之南廟庭之東歷世更變歲久傾圮僅存遺址宣德甲寅冬工部亞卿江右吉之文江周公忱以公務道經東魯躬謁林廟每事懇懇致問禮也因斯堂之未立歎然為缺典遂召匠計之捐已俸資貨財於江南得大木而喜使人相地廣袤是斷是度是尋是尺修之治之必運以舟陸輓以車時議克合力相成之者蘇州知府况侯鍾通判邵侯謙也材木既具越明年季夏壬寅日宣聖五十九代孫襲封衍聖公孔彥縉召役事興工經營圖為安排布置舉合以法落成是年秋八月庚子朔也堂高二尋有一尺由是制度宏雅廉隅峻整輪奐一新桌越舊觀僉議復於棹星門外西南隅構屋三間計有十一楹為祇謁更衣所名曰更衣亭其用心可謂勤矣嗟乎遵軌而修事謂之址美修事而有成謂之合功古之道也今能址美矣合功矣是宜誌之愚嘗聞

載籍嘗嘆景帝時魯共王好治宮室毀孔子舊宅而欲廣之升堂聞金石絲竹之音遂不敢壞意今之家廟即其舊宅歟斯堂即共王聞金石絲竹之所歟舉金絲而言則八音在其中可知矣且天地假風霆以彰厥威聖人托音樂以著其靈天地變態無常而四時成其序聖人神明不測而萬世蒙其教天地風雨霜露之類無非教也聖人禮樂刑政之屬得非教乎矧樂者又所以移風易俗比物飾節崇和順而親附於民所以蕩滌邪穢消融查滓莫善於是故聖人雖沒而有不已之神存焉何也道德也禮樂也與天地相為終始為萬世生民之所仰賴焉名堂之義意在也後之登斯堂者不金石而金石不絲竹而絲竹想聖人之靈而景仰於千萬載之下斯堂亦與有助焉一三氏教授清江裴儼記

景泰元年御祭碑

皇帝即位改元景泰正月上日朝臨群臣越十日丙戌大祀天地於南郊即慶成命有司撰吉遣官行祀天

下有司以開致于庚申聞先期

上御宿齋宮親書祝冊昧爽

上服通天冠被降龍袍文武百官朝服侍班傳制命官

以香帛致綵輿中鼓樂導引出奉天門外

上沾目迷之臣節備員詞林得分祀先師孔子即日賞

香帛升鼎中道陸行二月十日始達曲阜衍聖公臣

彥紹世職知縣臣孔謙二氏教授臣江永清率二氏

子孫郊迎至宿廟次派牲致齋百執事駿奔益慎益

虔又二日丁亥乃祀將祀之夕天地開明星月朗概

牲醴香潔籩豆飭修薦裸與俯咸中禮節宛若聖神

在坐群賢陟降左右洋洋濯濯來歆來享祭畢達旦

猶聞金石絲竹之音眾咸以為

皇上至誠感格之所致有非偶然者異日衍聖公拜手

言國恩汗渙沾泱泱林廟請刻祝詞以表榮觀臣節

聞國之大事以祀為先而即位遣祀即有虞備於群

神意也群神如漢唐以來崇祀古昔帝王先師孔子

嶽鎮河海之類蓋古昔帝王嘗主華天下孔子為萬

世綱常祖嶽鎮河海能興雲布雨潤澤民物禮曰功

被生民則祀此卽位遣祀之禮所以不容或後也然

我朝自

祖高皇帝奄有四海初立制度爲萬世子孫法凡建祀所遺香帛如古昔帝王嶽鎮河海其名數皆一獨孔子與諸弟子其名數凡九儀物稱是非厚於孔子也誠以古昔帝王功止當時嶽鎮河海澤及一方而孔子祖述憲章刪定作述之功被於無窮與天地並故不得不致崇極之意也傳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良以是歟然孔子之在當時有德無位特大聖申之以言垂範者耳其所以行孔子之言以建皇極以收拾治平之效者則在於後聖焉洪惟

皇上睿知英明超自內藩紹承大統卽位之初卽去邪黜佞崇獎忠良拒遏外夷靖安中夏凡言行政事皆師法先聖群臣奏牘語合經典卽賜錄用是孔子之道不行於昔者而大行於今日矣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後聖之德既不違乎前聖愚想以聖佑聖以神助神假靈賚弼協贊洪猷是蓋有不疾而速不言而喻之幾矣豈凡庸之所能與者哉臣節旣奏用行

職當秉翰雖遊聖門措詞匪易而事有典故不容或缺謹陳香帛之數以見我朝重獎先聖之禮踰乎前古且論吾道大行于今不特爲聖哲子孫榮寔爲天下生民福一翰林院侍講吳節撰

天順五年重修啟聖王寢殿碑記

子昔長天常寺事

夫子有事南郊則天地並于正殿日月分列于東西若太廟之制則前爲殿後爲寢重陰陽奇偶之義夫婦人倫之始也前乎于萬世之既往後乎于萬世之方來莫不皆然孔子萬世帝王之師也廟祀於魯也非一世而子孫奉祭則推原其始祖啟聖王夫婦焉王之殿去大成殿西十步許而啟聖王夫人顏氏則居于後寢有廊以通歷歲滋久寢殿圯壞六十一代孫今襲封衍聖公弘緒乃撤而新之殿爲間者五爲楹者七歇山轉角規模壯麗一倣前殿之制高一丈七尺深視高殺一尺廣袤稍異是經始于天順庚辰十月之朔落成于辛巳九月之望是役也財不廢于公祭工不奪于民力經營之勞役于林廟在官之人皆弘

緒所自區畫者也其尊祖敬宗之心何其至哉功既告成山東按察使黎陽王越世自謁于朝適觀新構棟宇翬飛金碧輝映嘉太宗之誠孝謂不可無文以彰盛美猥以予有從遊之舊禮請文記之預屬曲阜知縣孔公錫命工龔石記其歲月惟昔柳子厚作道州宣王廟碑謂天子極於化初真於道先苟贊其道若譽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非愚則惑不可犯也况王與天人毓粹之德啟聖之功不可名言又敢輕易贊之哉特以尊祖敬宗誠太宗之所當為而崇儒重道好尚斯文又憲長之所宜用心也憲長提刑一方公務紛紜而能景賢仰聖若此况為先聖之子孫哉書其事勤諸貞珉以告來者一翰林院大學士寧陽許彬撰

八年重修聖廟碑記

今上在春宮時臣孔公恂受知英廟與太子贊善司馬恂皆以聖賢後蒙簡置春宮左

右日侍經筵講明二帝三王周孔為治之道文華殿左春坊設先聖像凡圖畫像御經筵時先執弟子之禮文淵閣亦設先聖杏壇圖畫像顏魯以下諸弟子侍立香燭之儀供自內帑及登寶位首舉幸學之典詔有司修天下孔子廟宇而於闕里尤加重焉蓋崇文右儒之意已見於居潛養正之初猗歟盛哉吾道之幸也仰惟帝王致治法乎堯舜禹湯文武然堯舜禹湯文武之道非我聖祖後世無以明所以有天下國家者欲求至治之隆莫不尊崇我聖祖之教按孔氏世家聖祖卒於魯哀公十六年哀公即聖祖故宅以立廟廟在歸德門裏魯城西南隅祀典之設實肇於此漢高祖過魯以太牢致祭自漢而唐自唐而宋而金而元廟祀增崇有隆無替稱功頌德號封至極韓子有云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為然其祀事不如孔子之盛於今觀之信然我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致太平太宗文皇帝繼體守文大振綱常專用儒術聖聖相承

咸臻至治亦惟以聖祖之道是崇是重所以一帝三

今上皇帝文武聖神純用聖祖之道以紹

列聖之統迺特詔巡撫山東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賈公

銓重修闕里先聖廟去故易新用稱瞻仰經營周章

者則有兩司藩臬重臣親蒞督工者則有按察司知

事楊昇交州府知府郭鑑護衛指揮鮑詢交州府通

判掌曲阜縣世職知縣事孔公錫等經始於天順八

年九月落成於成化元年十一月既而有司又請修

完先聖廟宇誠一代盛典不可無文以紀成功欲遵

文祖故實親洒宸翰大章天休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原公傑奉詔躬詣闕里廟庭相地於大成

門之南洪武永樂碑之東建立重修廟碑以執事楊

昇勤敏仍委督屬庀工掄材高廣宏麗視前有加經

始於成化三年四月落成於次年之六月豐碑穹隆

龍章煥爛

三聖聯輝祖孫繼美此又前代之所未有焉

天語詩誥一以聖祖之道如天地日月布帛菽粟民生

日用有不可缺大哉

王言乎實千萬世不刊之典也六十一代襲封衍聖公

孔弘緒五十五代族長兼孔顏孟三氏教授司學錄

孔克明五十八代舉事孔公璋等重以朝廷尊崇

聖祖二都憲祇承德意及群有司相維之力為吾

子孫者當何如哉公恂曰無忝於祖聿修厥德以圖

報稱我

憲宗純皇帝御製孔廟碑

朕惟孔子之道天下

綱常正而倫理明萬物各得其所矣不然則異端橫

起邪說紛作綱常何自而正倫理何自而明天下萬

物又豈能各得其所哉是以生民之休戚係焉國家

之治亂關焉有天下者誠不可一日無孔子之道也

蓋孔子之道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載於六經者是

已孔子則從而明之以詔後世故曰天將以夫子為

萬世師也

夫之

本鐸使天不生孔子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後世何從而知之將必昏昏冥冥無異於夢中所謂萬古如長夜也由此觀之則天生孔子實所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者也其功用之大不但同乎天地而已噫盛矣哉誠生民以來之所未有者宜乎弟子形容其聖不一而足至於中庸一書而發明之無餘蘊矣自孔子以後有天下者無慮十餘代其君雖有賢否知愚之不同孰不賴孔子之道以為治其尊崇之禮愈久而愈彰愈遠而愈益觀於漢魏以來褒贈加封可見矣迨我祖宗益興學校益隆祀典自京師以達于天下郡邑無處無之而在關里者尤加之意焉故

太祖高皇帝登極之初即遣官致祭為文以著其盛而立碑焉

太宗文皇帝重修廟宇而一新之亦為文以紀其實而立碑焉朕嗣位之日躬詣太學釋奠孔子復因關里之廟歲入漸散而重葺修之至是畢工有司以聞深慰朕懷於戲孔子之道之在天下如布帛菽粟民生

日用不可暫缺其深仁厚澤之所以流被于天下後世者信無窮也為生民之主者將何以報之哉故新其廟貌而尊崇之尊崇之者豈徒然哉冀其道之存焉爾使孔子之道常存而不泯則綱常無不正倫理無不明而萬物亦無有不得其所者行將措斯世於雍熙太和之域而無異於唐虞三代之盛也又安長治之術端在於斯用是為文勒石樹于廟庭以昭我朝崇儒重道之意焉一系以詩曰天生孔子縱之為聖生知安行仁義中正師道興起從游三千往聖是繼道統流傳本經既明以詔後世三綱五常昭然不替道德高厚教化無窮人極斯立天地同功生民以來卓乎獨盛允集大成實天所命有天下者是尊是崇曰惟聖道昌敢弗宗顛予眇躬承此大業惟聖之模於心乃愜用之為治以康兆民聖澤流被萬世業新報典之隆尤在關里廟宇巍巍於茲重美文諸貞石以光于前木鐸遺響餘千萬年一成化四年建

十三年褒崇孔廟禮樂碑

皇帝嗣登大寶之十有二年冬詔天下孔子廟祀加六
 佾為八籩豆十二爰用遺官恭行天下於是太子少
 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臣商輅以春祀前
 日詣文廟行釋菜禮告翰林院學士臣王獻乘傳詣
 闕里行釋奠禮告復命必簡文學之臣重其事也祀
 禮雖有隆殺之殊一乎誠也祝辭出自
 聖製香幣頌之丙帑儼乎天顏之俯臨也樂舞之增器
 又之加未嘗弗敢先既告弗敢後肅乎帝心之對越
 也禋將之夕星月澄霽纖雲不與昭乎神明之歆格
 也禮既告成襲封衍聖公臣弘恭率諸族人必長趨
 列稽首言曰

聖天子褒崇先聖禮樂等之祀天享地誠曠古之罕聞
 斯文之大慶豈特臣一家之私榮而已哉宜有紀述
 以垂永世時山東按察司副使臣陳相臣張珩僉事
 臣畢瑜布政司參議臣杜銍都司都指揮僉事臣金
 榮聞命駿奔恪共祀事亦隰東前請不可辭臣獻竊
 惟吾夫子之道如天之高無不覆幬如地之厚無不
 持載如日月之代明如四時之錯行其法具於父子

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其功著于易書詩禮樂春秋所
 以立生民之極開太平之運歷代人主賴之咸致尊
 崇然未有禮明樂備如今日者也嗚呼盛哉或曰堯
 舜禹湯文武皆聖人也祀享之禮不得視郊社孔子
 有德無行寵用斯禮得無過乎且成王以周公有大
 勛勞特用天子禮樂君子譏之以孔子之聖豈復有
 加於周公者哉嗟夫此我國家其盛之舉固非庸
 於聞見者所能測識之也當周之衰王政陵夷彛倫
 攸斁使天不生孔子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適孰知
 所以為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耶夫惟不知故不行
 不行則不流于夷狄禽獸不止所以維持斯道未久
 而弗墜者果誰之力歟周公之功人臣之分也孔子
 之聖萬世帝王之師也師其教而圖其所以為報雖
 極天下之尊禮之宜也傳曰夫子之道不啻天地也
 又曰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豈不信哉仰惟
 皇上德位隆大克當制作禮樂之任自
 祖宗列聖以人文化成天下于茲百年又當率興禮樂
 之時而講正修明自孔子始可謂知所本矣臣獻竊

祿于朝於禮樂大端漫不之省誤膺洵命夙夜祇
 惕思所以副皇上尊師重道之盛心尚當博稽古典入對黼座俾
 明廷大制作前無所遺後無所議以昭一代文明之
 治顧不偉歟嗚呼臣愚何足以知之謹記一翰林院
 學士錢塘王獻書

十八年重修聖廟記

厥初天不天地不地人不人物
 不物矣非斯道大明則混沌罔
 攸判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非斯道懋昭
 則人極罔以立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倡明
 斯道於前孔子申明斯道於後倡明之功大矣申明
 之功抑豈小哉譬之泉焉有鑿其源者苟不濬而引
 之則堙矣此孔子所以有功於前數聖人有功於天
 地萬物有功於萬世也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
 孔子也天惟不鬼以君師之位是以周易之贊詩書
 之刪禮樂之定春秋之修不得不成於自衛反魯之
 後也絕學因以繼綱常因以明不正於夾谷之會兩
 觀之誅續羊斟土木之妖括矢驗蠻夷之貢小試而

已使天昇夫子以位則亦如前數聖人天下後世賀
 賀焉莫知所之萬世何所賴耶降周迄漢以來匪直
 中原之生知尊其教雖夷狄之君無不是式是行焉
 迨我

祖宗君師宇內益尊其道自京師以達於海隅邊裔皆
 廟祀孔子冕服南面一視王者春秋有事則器數樂
 舞有加無已可謂盛矣况闕里廟祀非他處可擬也
 乃成化癸卯六十一代孫襲封衍聖公孔弘泰以廟
 貌弗堪言於朝詔特允之命有司作新凡殿堂廊
 廡門庭齋厨齋舍等三百五十八楹規模一新其間
 有不可易者仍舊不敢輕斲位於正殿者皆礮石斷
 木為龕位於兩廡者亦皆如制以迄周垣層路皆整
 以甃在瞻之者如在天上或時龜山雨霽泰嶽雲開
 則重檐疊楹丹青耀日月之光矩矱脩楣金碧焜烟
 霞之色輪奐之制大超前代丁未春落成交守趙公
 蘭仔來徵言現惟夫子之道如贊天地之大褒日月
 之明非愚則惑不可犯也至於漢魏而後廟貌有隆
 有替治道亦隨之弛張焉咸莫若我朝重飾事專

咸備雖萬世無以復加也凡有事於茲役者官銜姓氏具列于碑陰一謹系以詩曰泰山之陽素王宮殿宇巍巍霄漢中古來天開此勝地木鐸聲音連九重天佑斯文隆弗替道垂萬世無終窮歷代君人當北面千秋儒士宗文風四維以張世道美藝倫攸序教化弘尊尊卑卑有定分萬事萬物咸併瞻向非斯道明於上今來古往俱顯蒙大哉聖道大無外澤均宇內天無功厚坤彰德出獨異林木不棘昭靈蹤森森楷木高于尺灼灼杏壇花開紅復惟檜柏手所植人得寸尺尊無同三千七十真何幸一趨函丈姓名崇有孫有子螽斯盛有儀有則欣相逢從茲千世與萬世四方仰賴曾邦東一太學士青齊劉珣撰

孝宗敬皇帝御製孔廟碑

朕惟古之聖賢功德及人天下後世立廟以祀者多矣然內而京師外而郡邑及其故鄉靡不有廟自天子至於郡邑長吏通得祀之而致其嚴且敬則惟孔子為然蓋孔子天縱之聖生當周季聖賢道否之日而不得其位以行乃歷考上古以來聖人之君天下者曰

堯曰舜曰禹湯文武已行之迹并其至言要論定為六經以垂法後世自是凡有天下之君遵之則治違之則否蓋有不能易者真萬世帝王之師也故自漢祖過魯之祀之後多為之立廟沿及唐宋英明願治之君屢作益尊而信之孔子之廟遂徧天下爵號王公禮視諸侯而加隆焉雖金元入主中國綱常掃地之時亦未嘗或廢蓋天理民彝之在入有不能自泯也我

聖祖高皇帝以至神太聖祖掃胡元植綱常於淪歎之餘武功左戰即遣官詣闕里祀孔子風示天下規度可謂宏遠矣
列聖相承益嚴祀事先後一軌洎我
皇考憲宗純皇帝詔增廟之舞佾為八籩豆十二禮樂盡同於天子褒崇之典至是蓋無以加矣 國家百有餘年之太平端有自哉闕里有廟建自前代規制尤盛弘治己未六月殿火朕聞之惕然特勅山東巡撫巡按洎布政按察司官聚財庀工為之重建越五年甲子正月工畢巡撫右副都御史徐源巡按

監察御史陳璘以其狀來上宏深壯麗視舊規有加
朕懷乃慰既遣內閣輔臣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
身殿大學士李東陽復具顛末為文俾勒之廟
碑用昭我

祖宗以來尊師重道之意一并系之以詩曰聖人之生
夫豈偶然命之太君俾贊化權一帝三王君焉克聖
繼天立極道形於政大化既洽至治斯成巍巍蕩蕩
渾乎難名周政不綱道隨時墜孔子聖人而不得位
乃稽群聖乃定六經萬世之師於焉是徵自漢而下
數千餘歲衰典代嘉有隆無替於皇我
祖居正體元六經是師卓爾化原
列聖相承先後一揆逮及朕躬思弘前軌廟貌載崇祀
事孔禋經言典訓彌謹彌敦俗化治成日升川至斯
道之光久垂萬世

弘治甲子重修孔子廟記

弘治甲子春正月重建關

六月以災告

上既遣學士臣李傑行祭告禮即命工部下山東巡撫

巡按潘布政按察諸臣議重建焉都御史臣何鑑始
會材物僉事臣李宗洵規畫略定今僉事臣黃繡綜
理周畢而都御史臣徐源定總之輪與因偉髹繪輝
赫皆加予舊而告成事者臣源及監察御史臣陳璘
也事下禮部尚書臣張昇等以為是數百年之曠典
請加崇重以示天下

皇上親製碑文祝辭命太常具香帛有司備品物小日
御止殿傳制特遣臣東陽自內閣來申祭告會者
孝肅太皇太后之喪比釋服卒哭

上未忍悉從吉禮乃避殿賜勅以行臣東陽奉命惟
謹以閏四月丁卯陛辭未至于廟時臣源實牙於
境衍聖公臣孔聞韶方在父喪聞命踧躅易服率
族人迂于郊曲阜知縣臣孔彥士扶疾迂于驛甲申
遂致齋越三日丁亥乃祭中書舍人臣喬宗亦奉
命有軍于廟右通政臣韓鼎以督河至御史臣陸備以
巡按至臣盧翊以清直至左布政使臣曹元按察使
臣戈瑄署都指揮僉事臣申寧以三司長至左叅政
臣肩政以分守至僉事臣袁經以分巡至副使臣陳

鎬以提學至而臣繡固皆在陪位分獻東哲則臣宗西哲則臣元東西無則五經博士臣顏公鉉臣孟元啟聖主殿則三氏學錄臣孔公璜孔氏之族無遠近大小來會者以數百計前三日時雨連降及期而霽禮成之後星月朗耀神人歡暢歌工舞佾奉器執事之臣下逮吏胥僕從皆欣欣然如雲之從風水之赴壑有不令而集者臣東陽乃退而嘆曰於戲人性之善豈不信哉夫自情蕩性鑿之後雖積歲累月嚴刑法以驅之使入於聖賢之域而不可得也及乎入聖人之鄉觀聖人之所居接其子孫族姓見其禮聞其樂而因以想像其形容卒然之間敬心與躁心釋而不自覺蓋凡卑且賤者皆然而太夫士之貴而賢者不待論也然則天理之在人心者曷嘗一日而亡哉聖人之教固因其所明而導之使復其性而吾孔子之刪述六經垂法萬世其功所以為天不可一日而忘者也且褒崇之典雖於聖人無所加損而與治道常相為重輕故大牢之祀肇開漢業展拜之禮宋道興焉我 國朝

太祖高皇帝封爵奉祀建學置官逮我

憲宗純皇帝增樂舞八佾籩豆十一天子之禮至是始

備重熙累洽蓋有由然

聖天子登極視學以求益加崇重是役也至集天下之

財積數年之力告成之祭又輟論思輔導之職

詔旨諄切禮意深厚出乎常格所以示天下德意指其

嚮方一轉移振作聞而應者固若是速也夫明乎祭

之義則可以治國使天下知孔子之當祭則知其道

之當行為臣必忠為子必孝無不復其性者擴其端

而充之將不自今日始乎臣不佞敢紀成事用告於

來世若闡揚道德以彰教化則奎章宸翰昭如日星

有目者所共睹臣何敢贊一辭哉一謹身殿大學士

長沙李東陽撰

十一年重修三氏學記

闕里三氏學建於宣聖廟之

南以教孔顏孟三氏子孫

蓋因廟而設也廟之建其來遠矣學則自宋大中祥

符間始然厥初止以教孔氏子孫其益以顏孟二氏

闕里志

卷之十

李

六

蓋自延祐間始我皇明有天下崇重文教洪武初始定學名為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司設教授學錄各一員學錄即以孔氏子孫為之然各子孫但令其讀書習禮不委以勾當公事歷永樂洪熙宣德學徒日盛正統甲子始從其宗子之請命聽山東提學官考驗人試成化改元又命每二年擇其有學行者一人貢入太學其優待先聖先賢之後良法美意至是無以加矣然學之建也歲久不能無廢隆洪武永樂正統間屢加修葺由正統迄今為歲既久頽廢甚矣州知府龔君弘以修舉之事言之巡撫山東副都御史何公鑑洎巡按監察御史劉公紳僉以為然於是聚材花工又擇屬官之勤敏者鮑恭幹祝簡俾董其役以次新之為明倫堂堂之後為講堂為公于號前為東西二齋齋之後為諸生肄習之號學門故西向今易之南向復作中門又為便門以通廟教授學錄各為公解講堂後之左右以楹計凡一百一十有奇外繚以崇垣規制煥然視其舊有加焉龔君既以復于河公乃具

事狀請余為記余惟天下之學自京師以及四方皆立廟以禮宣聖及其高弟弟子自顏孟而下蓋因學而祀先聖先賢禮也闕里宣聖之故鄉有廟以祀而復因以設學教其子孫余於是知有天下國家者之用心其所因雖不同而所欲以斯道造就人才則一而已矣宣聖身斯道之寄而不得君師之位於當時故刪定六經垂示方來實萬世斯道之宗主也天下之士苟有聞道之念者孰不企而慕之况為之子孫生於其鄉猶有流風餘韻之可薰炙者乎然欲企而慕之蓋有道焉孔門之論學其言非一要其歸不過欲人明善以誠身修德以凝道為其子孫者誠於是用力而有所得不患不大過人矣其或不此之務而第以文詞媒利祿若俗學然豈惟非余輩之所望竊恐世之英君諸主因廟設學之意亦不是乎在也凡學之為師與其諸生宜慎其所尚哉是為記一謹身殿大學士洛陽劉健撰

正德十五年奎文閣重置書籍記

聖賢之道非言莫明聖賢之言非書

莫載天下之書亦多矣雖偏正純駁言人人殊要之明道則一而已關里為杏壇遺址孔聖與諸賢傳道之所也先在曲阜縣城外舊有奎文閣閣中之書天下莫備焉正德辛未盜入山東焚毀殆盡守臣以聞上乃命建縣于關里築城而并包之又命禮部頒御書以賜崇儒重道可謂至矣止于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通鑑綱目者取諸言之正且純者其他不以與也已卯相濫竿巡按首之關里謁馬衍聖公孔公聞韶樂善好古道之以徧視諸勝卒登天閣書不盈架問而知之歸以告巡撫都御史永平王公珣同寅平陸劉公翀餘姚陳公克宅三公曰是不可緩也任其責者非吾輩而誰乃求其目於提學副使江君潮凡若干冊屬其費於參議陳君簞僉事陳君宏黃君昭道王君億凡若干金乃檄兗州府教授林馨市之于四方以東辰九月至三氏學及縣學諸生皆動色相慶曰而今後吾無憂乎書憂矣讀之者有未勤耳知縣孔公統曰春秋大事必記茲非大事乎敢乞一言以垂諸後使後之有是責者見之概不能以不新也缺

不能以不補也使諸生常有所諷誦而斷索之焉以博其聞見究其義理體之日用庶斯道常明于杏壇而吾黨之幸益大矣予曰今天下之人知有君臣馬父子馬夫婦長幼朋友馬而不至於昏馬賸馬夷狄馬禽獸馬者聖賢之力也若仕者則為聖賢之徒而食其力者尤多今仕於聖賢之鄉乃坐視其子孫之俊秀固知所以教之不幾於忘本乎是舉也發之於予和之諸公不約而同蓋理之在人心有同然者自不容已也或曰書籍聖賢之糟粕耳聖賢之後自異於人何待於誦法陳言而後道可明耶曰孔子大聖猶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聖人非常出乃以是而責其後不幾於誣乎若以為糟粕者則聖賢之逝久矣後之人有所持循學聖賢焉而企之者不求於書將惡求哉或又曰聖賢之道經書備矣諸子百家果何為者乃求之以誤後生耶曰譬之道路然經書大道也諸子百家特路之小者耳然推其至則皆有所通於行者皆有所益故釋官爾雅古入亦所不廢學者誠能博以求之約以得之篤以行

乏則諸家之言皆聖賢之羽翼也聖賢之言皆吾身之憑藉也馬往而非益哉此讀書之法也亦聚書者之意也諸士子其勉之哉以毋忝厥祖一監察御史瑞陽熊柏撰

嘉靖三年重修洙泗講壇記

洙泗講壇在孔里東一里乃夫子與其徒講道之地也自夫子沒子貢輩築場之後人專事孔林此地鞠為茂草二千餘年至元戊寅曲阜縣世尹孔克欽嘗修復焉明興猶新正德中盜火其門殿廡亦散嘉靖改元巡按山東李御史獻洙泗副使山孟參議洋乃議增治而未成呂參政經督完其事使使問記修撰呂柟曰嗟乎昔夫子衣不及時食不及日與其徒栖栖皇皇思以救天下教萬世者此地正其本根乃後之人忽不知事雖廣建墓石繁植林木豈夫子所欲者乎或曰夫子之道固難裕于後世周以來稱盛時者非漢魏即唐宋元耶斯其代不盡講而見用者則為蕭曹房杜不見用而能講者則為禹雄林甫安石曰嗟乎且講且用而行其私者則為禹雄林甫安石曰嗟乎

是謂講者未必用用者未必講且講且用者未必於夫子之道益也且夫子之道何道也伏羲之卦爻炎帝之耒耜軒轅氏之衣裳堯之中舜禹之精之一者也可以生入可以秀入可以阜入可以壽入是故能反回之仁能屈賜之敏能怯由之勇能實師之莊斯道之講於學者也取時於夏取輅於殷取冕於周取韶於虞斯道之講於政者也子思子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其實乎後世見用于時者或後立而先權是故道散於權矣能講於下者或後權而先立是故道細於立矣且講且用而為之害者既非共學猶難適道故權立俱喪矣今夫子之道猶大路也途亦可通巷亦可通有能為方駕之軌者亦可通夫子之道猶大海也壘亦可取瓶亦可取有能為萬石之甗者亦可取是故以容教子桑則可以容教子張則不可以言教子焉則可以言教子我則不可何者主靜非不善也施於陸氏之門益其禪務博非不善也施於王氏之門豐其節故夫子所講之道鮮矣故佛氏或得而議我也

故老氏或得而笑我也故治日常少亂日常多也然則洙泗講壇之修將斯道可也而明乎將夫子之靈其真在於斯乎將諸君子之舉其亦有志也乎是役也總理者同知姚文瑞督理者訓導呂應祥將亦與有聞乎一翰林院修撰高陵呂柟撰

四年城關里記

新築關里城成衍聖公知德謂茲舉以書來屬宏為記關里與曲阜相去十里故皆無城而關里尤為孤曠守望無所恃焉正德辛未盜入兗以正月廿七日破曲阜焚管寺民居數百虐酷所及不崇朝縣治為墟是夕移營犯關里秣馬于庭汗書于池雖廟宇林墓幸而無虞然族屬散走神人震恐岌岌乎危亦甚矣監司議遣兵四百來戍賊眾我寡又望風輒潰於防禦固無濟也維時今按察使潘君珍方以僉事按行東兗謂縣廟必相須以守蓋即廟為城而移縣附之旬甫浹遂疏于朝會科道紀功茲土者亦以為請下之司徒司徒曰是舉一而兩得

宜亟圖之天下之撫按撫按合藩臬咸曰境內之事孰有重於於是者其何可緩群議既協詔從之爰命司空庀工而令役焉其基周八里三十六步而益以負郭之田其版築用了夫萬人而取諸農務之隙其材用為銀三萬五千八百兩有奇多出於諸司罰鍰而復募高貴好義者助之經始於癸酉之秋七月訖工於嘉靖壬午之春三月視其外則高墉深溝與泰山洙泗映帶而縈迴視其內則廟貌公府依然中居而縣治儒校行臺分司以及市廛門巷封布環列雅足以增宮牆之重前此千百年之缺典乃今始克舉之後此千百年而或有外侮焉於是乎庶幾無患矣夫恃而不備君子以為甚罪故勇夫重閉王公設險緊有不容谷已焉者也而春秋書城築數十傳乃謂凡志皆譏蓋養民在愛其力非時與制而輕用之聖人於此誠不能無慮焉然事有至重且急而關於天下之故不可以勞民而但已者故虎牢之城以東夏之防所當嚴也則託之成周之城以君臣之分所當正也則善之至若闕宮之復泮宮之修以宗廟學校為有

國者所當先務則又錄而不棄是可以測聖人之深意矣萬世而下三綱敘正而諸夏又安寔惟夫子之道焉是賴顧茲闕里以廟則通祀之宗也以學則立教之首也因盜警而慎未然之防即城築以致尊崇之意在今日惡得而緩此諸臣之議

天子之詔所以無悖於聖人之訓而遂成于百年創見之功也宏不佞無能為役幸執筆從史氏後於國之大事得述焉故不辭而記之當是時與其議者司徒則孫君交司空則李君鏞紀功則給事中柴君奇御史兵君堂巡撫都御史則今司空趙君瑄巡按御史則李君璣在藩臬為布政使則今司徒秦君金及按察使吳君學參政孫君禎副使王君金參議閔君楷僉事盛君儀蔡君芝董其役者則知府童旭同知李鉞知縣孔承夏於法皆素聯得書者也一謹身殿大學士鉞山費宏撰

隆慶三年重修孔廟碑

隆慶己巳春山東巡撫都御史姜公廷順親詣闕里觀孔

廟頽敝議營葺維時河道都御史翁公太立巡按御史周公詠咸相成之因斥金若干檄下所司鳩工庀材以繕厥事經始于閏六月二十二日至十一月告成諸殿寢門廡堂閣齋亭爛然改觀其杏壇舊制則撤而更新增置石楹重簷櫺星門之外稍拓地紆迴其道以遠衢市蓋廟之制壯麗博敞稱完美矣眾謂宜有詞勒石以紀成功而屬之於余謹拜手稽首言曰粵自鴻蒙肇判聖喆挺生義軒而降作者非一人矣迺孔子獨歸然為帝者師萬世無改豈直以其道德仁義包舉群聖金聲而玉振之哉蓋群聖選于四海能以身建太平之烈然欲令萬世太平猶一日則不能也孔子雖屈于素王之位而六經刪定炳炳麟麟凡群聖相繼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咸舉而筆之于書使後聖有作皆可尊用其言以康又宇內蓋自獲麟迄今二千年而三綱常明九法常敘華不沉溺于夷人不淪墜於物是孔子澤流後裔亡窮極也故孔子者萬世斯道之宗主也皇皇哉立言闡教之功與日月俱懸天壤共敝矣漢興以後世主咸知秩祀

孔子而導用其言以為治者甚故孔子之道其行于時有顯有晦而王化相與為升降焉 國家稽古立極於崇奉孔子之典基隆大備爰自九重之尊下逮里巷無不師事之又近而京都遠而蠻陬海徼無不有廟以降其祀南面儼然垺于王者春秋有事則籩簠樽俎之儀象勺于齋之器秩秩焉雖離焉光耀無前是日昔事師之盛未有禮具樂和如斯者也抑非徒尊之而已我

祖宗開基續運咸表董聖經褒獎儒雅以文太平凡廟堂所以經緯太猷公卿大夫所以襄贊欲議以至閭胥族師之所教訓蕃夷武卒之所授習一唯聖人之言是崇是重當此之時上無疵制下無私學斌斌焉中正之軌立純白之化流霸習夷風不得而雜乎其間是孔子之道行于時亦未有昭融朗徹如斯者也故在前代治僅小康而一再傳後亂葉輒生今我朝聖聖相承休德宣昭純熙沕穆彌久彌敦二百年來君有垂衣致理之逸臣有奉公守法之誼士有崇質尚善之美民有含哺鼓腹之歡緇黃之叢微于螢燭夷

夏之限嚴于冠履玄風丕洽雅頌聿興和氣醞釀瑞福交應偉哉煥乎萬世不刊之鴻業在焉三代以還莫得而髣髴矣微夫崇道在儒為世儀則以登大化不亦難乎恭惟我

皇上嗣膺寶曆首幸辟雍士林生色而又帷幄聽講大廷敷浴游心儲思一以孔子為極其精神意氣風動景馳雖在遐方僻壤亦皆敬應不暇况乎闕里為孔子誕毓之鄉禮義教化所自出也而廟貌弗飾觀望闕然其曷以祇若

主上之明德且非所以為天下倡始也今諸公有事東土乃認認焉以作新為任工不閱歲而輪奐增育神靈攸安士儒衣儒冠揖讓其中升其階序恍惚如聞金石絲竹之音雖縉紳之徒來自遠方者亦就其家而覽觀禮器至于低回不能去信乎盛世之榮觀鴻士之令績也繼今聖教日廣帝載日融揆厥所元實自魯國開之今日孔廟之修豈惟推行

主上文明之治以率先海內其於國家崇道在儒之盛將益光顯而太平駿烈永永不替矣於戲休哉余不

佞謹記之。以俟方來。云是役也。山東巡撫都御史梁
 公夢龍巡按御史羅公鳳翔張公士佩洎布政使姚
 一元王宗沐陳贊陳絳參政吳承燾劉孝龍光參議
 潘允端宋守約按察使周世遠吳文華副使羅良鄒
 善黃澄周鑑李汝僉事蹇達郭天祿徐炳葉憲高允
 謙謝東陽兗州府知府張文淵朱泰同知何其賢通
 判許際可王民推官景嵩滋陽知縣王旋寧陽知縣
 秦士日汶上知縣趙可懷皆與有勞於法得並書一
 爰系以詩曰。昊穹生民厥有聖神體陰法陽宗主群
 倫於鏢。宣尼道隆德博金玉其成時惟木鐸六經刪
 定典訓燁然警彼日月朗而行天流澤鴻龐以覺來
 裔萬祀宗之血食弗替巍巍赫赫王勃其有與迪茲令
 模不猷允升。

皇明御寓繼聖是式薄海之內廟貌有翼聖道欽只皇
 風載昌文恬武嬉休有烈光瞻彼闕里孔子之宮崇
 墉廣舍靈氣鬱蒸歷年滋多材朽朽蝕無臣曰嗟惡
 可弗訪爰度爰咨爰興締構群工異藝不日而就肆
 肆其筵奕奕其楹丹雘黼黻既穆且貞爰入其門爰

濟其堂百官具陳金絲琅琅厥真維何筵豆簠簋神
 之來臨既安且喜童童甫峩峩逢掖翩翩威儀有楚載
 歌載舞人亦至止顧瞻徘徊於
 帝報功焯乎大哉玄靈永輝萬年有造人文不熾贊我
 皇道代山宗蠹蠹泗水湯湯琢詞貞珉並垂無疆二武
 英殿大學士濟南殷士儋撰

萬曆八年重修孔廟碑

粵萬曆改元

天子嗣太麻牛服遣使奉圭幣祝詞告於闕里越四年丙
 子
 天子乃御皮弁釋奠太學以率天下邇聞巡聽彬彬嚮
 風矣又越一年戊寅巡撫山東都御史趙公賢以行
 部至曲阜展謁廟庭見其堂序齋室多所隳敝因與
 監司守長計之以為朝廷崇禮先師尊無與亢而
 聖蹟所興廟貌弗飾非所以奉揚休德而昭示永遠
 也乃謀於巡按御史錢公岱共圖營葺而前巡按御
 史王公藻亦嘗肇謀於先至是兩臺議定乃下計所
 司權材計程庀徒揆日群吏稟式小大率從經始於

本年九月十五日凡四月而竣云夫管窺乾象無以究其崇庫圭測坤維不足明其近遠何若氣冒於形則形之所不運道周於器則器之所難名也况乎德冠生民智包群品立三才之樞紐垂萬世之儀形者哉故子貢以為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至矣哉擬議不得其形容隨迎不盡其終始上智之所難晰能言之所罕譬矣夫所謂聖而不可知者其在是哉雖然天不可窺而日月懸其象故仰觀者有則地不可度而河山麗其體故俯察者有儀聖不可知而六經傳其蘊故彰往而察來者有準也蓋求聖人之蘊則於其燦然者矣無其所謂可得而聞者數是故二帝三王用六經之實以陶埴天下而太子著六經之文以垂憲方來三千餘年之間上而英君誼辟以之總理人羣下而哲佐貞臣以之彌綸不遠而經生法士談論於聲名文物之場遠而夷裔要荒遊衍于禮樂衣冠之俗其顯而可聞者如日月山河輝朗炤耀靡不宣臻而其隱而不可知者如一元之氣布濩周浹而無有滯澁故曰夫子之

道大矣然諦觀二代以降其大經大法固列于六藝而華言小辯猶雜然出于百家妄意儒者之學以為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至于道德名法陰陽列而為六故其耳目心志不能陶于醇一之源而其政教風俗無以鏡于粹精之理此三王靡企而五帝罔幾也然則六經之效其有所未盡自而夫子之道其有所未盡用歟我祖宗紹天立極握符御宇以規萬億于天下郡邑廣建學宮頒布經籍為士程訓要以統一聖真屏斥異說抱冊而遊覽序則不敢讀非聖之書操觚而謁有司則不敢奏違方之語論學則士苴九流談記則糠粃霸略是以政教熙明風俗粹美湛恩鳴靡浸潭上下吏緣儒術民樂絃誦方內一軌殊域回面爰逮我皇上儲精垂神執經講藝以宰制六合坎北萬類於鏤哉至治之徵蓋將與二帝三王之盛合符而較烈矣是何也以其純用六經之教而百家之說不存也夫德侔太上則謝施之義雖微而潤洽群生則返始之禮有在夫子之道其昭融流衍莫有盛于今日則尊

鄭文

崇之禮宜其綦隆大備而超軼往牒矣况水木本源之地又惡可弗重乎且是邦也左則滄溟浩瀚百谷之所朝宗後則泰岱穹崇群山之所環拱而闕宮魏闕從而雄峙其中與帝者之居比隆而埒麗固宇內之盛觀也今又從而鼎新之丹雘炯晃棟宇煒煌車器畢陳金絲可聽土而揖讓其中不有低回靈跡慕懷道蘊思以接聖神之令緒而宣昭代之洪輝者哉乃若中丞公保釐綏靖文教覃敷侍御公振飭激揚風聲丕樹固將與是舉同不朽矣至其贊襄于內則有若左右布政使王公宮用張公士佩楊公丁魁參政余公立陶公大順按察使楊公正副使郭公天祿周公之屏以規畫於始則有若分守參議查公志立分巡僉事栗公在庭沂州兵備僉事劉公應元而交州知府周公標實任之以督課於終則有若分守參議南公軒分巡僉事詹公沂而交州知府朱公文科實感之其會計財力則有若沂州知州李萼鄒縣知縣馮中州泗水縣主簿王誥而專董工程者則交州府同知尹言濟寧州知州掌曲沂縣專孔弘復及

曲阜縣縣丞馬慎動勞勩雖有大小細之效力于盛典者云事成衍聖公孔公尚賢受之以春秋共祀而郡侯公命史于生記之夫崇文重軌部使之績也言時稱伐史氏之職也敢敘其始末以丕揚鴻烈著之有未一迺系之詩曰厥初生民混元載闢亦有神聖承天立極皇風遐暨帝典弘敷道隨代遠化與世俱大哉素王降而應運用集厥成以彰丕訓丕訓伊何曰惟六經昭晰宇宙如彼日星功高列辟澤流中古配乾象坤實維化生丞嘗九萬誦習窮埏師之宗之於千萬年於赫我明紹圖闡繹崇禮聖師有加在昔我皇纘曆實克繩武鋪衍文明肆于下土百家屏黜聖統昭明道之未墜于是大行矧時闕里實鍾光嶽厥有寢廟神靈所托有偉中丞觀風下邑翹勤宏宇載懷興葺昭哉柱史詢謀攸同則有司存作于闕宮鳩材花徒工成不自美負美輪匪雕匪飾玉祀形庭丹楹畫桶壁似嚴書堂疑聞樂不改厥制而煥厥文煌煌圭組于焉駿奔東控海門北倚泰岱與此而三為域中大道于天地與國無疆維此諸公休有

烈光況我魯人有不夷擇敢勒鴻名摘之無斁一翰
林院侍講東阿于慎行撰

二十二年重修林廟碑

皇上膺錄御天二十有二祀歲在甲午山東巡按御史
顏川連公標奉命省方至于闕里祇謁孔廟拜于
杏壇之墀仰視者三繼謁孔林拜于洙水之陽環視
者三乃揖諸大夫而誨曰惟
天子祇若典訓經緯八埏用茲祀於先師孔子我二三
執事胥受簡書以來敷化於東上茲惟聖作之邑
亦越廟庭林域自弘治鼎新以迄于今歷載滋久無
乃有所頽敝以褻大觀若在元聖周公弘啟國宇以
開厥緒若在復聖顏子潛心道與以衍厥傳咸有丞
當於茲亦其何可弗飭時惟我二三執事之責乃白
於巡撫都御史括蒼鄭公汝璧鄭公曰咨時惟予責
中丞

上明命撫有大東罔不惟肅若聖靈切冀文化是圖曷
敢曰執事之不閑以須異日乃相與下記所司使相
厥工計當用金三千以兩臺之贖城當三之一以獄
祠之香稅與將作之餘當三之一以莞庫之羨金當
三之一於是策日揆景茂徒鳩材以其十之三營於
孔廟乃新殿閣乃飾廊廡乃立重城臯門以象朝闕
楣梁甍發之有朽者易之丹雘髹漆之有墁者塗之
燁燁如也眈眈如也以其十之五營於孔林乃恢享
祠乃勑齋室乃立石闕六楹以廣神路繚垣十里墻
垣千步有版築焉嶢嶢如也鬱鬱如也則以其一營
于周廟坊諸其閤榜曰元聖則以其一營於顏廟坊
諸其閤榜曰陋巷轅轅如也翼翼如也經始于四月
二十六日至十一月三日厥功告成霞駭雲蔚鼎立
星羅埒如鈞天之宮帝者之宇於都哉鳧繹之岑若
增而峻洙泗之流若濬而深矣宗子上公三姓之裔
以春秋執豆籩于斯魯之父老諸生瞻仰絃歌於斯
四方之學士大夫躡屣停軌展禮於斯咸曰偉哉聖
里之榮觀以流耀四方是惟三公之績亦曰鏤哉
熙朝之盛典以昭垂萬禩亦惟三公之績二公不自居
也曰不賦司工之役願諸大夫之成何勞之與有諸

大夫乃奠石闕里使魯人于慎行爲記辭不復命爰拜手稽首而稱曰粵自昊穹之初肇立人紀聖神代作咸克左右上帝綏猷兆人以逮我先師孔子乘百王之運闢六藝之途用能集厥大成陶鑄萬世與天無極厥後英君諠辟罔不尊用其道以建化原亦罔不恪修厥祀以報本始皇綱帝絃之不墜至於今是賴於戲盛哉洪惟聖朝受命稟師重道圖臻上理褒崇之典有加在昔用致重熙累洽之休以及我聖上儲精三五潤色太業亦惟先師之道是訓是行罔敢軼於成憲矧茲聖作之邑風教所元廟貌寢園肅焉如在而使棨楠之屬一有或闕以弗稱昭代精禋之禮安所曰執事之不閑以須臾日也二公祇承木命昭臨曾國既已綏輯萌諫防遏疆圉庶政畢更藝文咸秩又儼然景仰聖哲以崇大此役也允可謂帝臣之上績人文之景運矣於戲懋哉蓋孔子之道得統於周公而顏氏之子能發其蘊以教萬世惟魯建國實終始二聖賢之亦以有遺烈於此也

自漢永平以來典制代更或奉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亦或奉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匪不溯厥源流以昭統緒而揆之秩敘亦必數焉我朝參稽前代更正典禮既薦聖師之號以尊孔子首配享之位以宗顏氏復以二帝三王並稱先聖周公孔子並稱先師而別祀於文華之左室於是道統益明倫敘不紊而聖師之所從授與所由傳可考而陳矣今是役也新廟貌以致嚴飭寢園以妥祀因而標廣魯之圖揚紹聖之懿使天下後世明於斯道之授受而求諸太經之蘊以未太平之烈所以恢弘聖迹而對揚天子之不赫命實惟萬世無疆之祚於戲遠哉役之興也度支經費則左布政使中山王公藻右布政使晉陽田公疇總理工程則分守參政四明楊公德政攝守參議貴陽邵公以仁分巡僉事李公夫植兵備僉事戴河道參政梅公淳分巡僉事李公夫植兵備僉事戴公燦咸樂觀其成而立石焉至於贊襄謀畫則兗州府知府盧侯學禮專董工役則兗州府通判王侯夷吉而署曲阜縣事運司同知孔弘復泗水知縣尤應

魯會計於先，鄒縣縣丞張東陽，滋陽縣典史儲明善，分督於下，法皆得書，既紀其歲月，因系之詞，曰：一泰山巖巖，群嶽所宗，泗彼流水，亦朝于東，海岱之壤，會為魯國，迺降玄聖，此惟與宅，運乘五百，道衍三千，江河行地，日月麗天，列辟是師，萬世為土，有廟有林，於焉終古，我明御天，興化崇文，昭假聖祀，跨越前聞，廟有俎筵，林有雉觀，熙洽相承，式增輪奐，胡成弗虧，胡大父弗渝，不有鼎構，曷真神居，惟殿中丞保釐東夏，侍御省方，亦宣文化，乃協素志，乃稽發謨，經之營之，界諸大夫，費不及官，力不及役，五材雲會，群工霧集，乃作於廟，百堵千楹，重關洞辟，岐彼高墉，乃作於林，為堂為室，楹之華表，石闕是闢，殿哉元聖，實國於東，為楹為棟，有徧閱官，卓爾大賢，靈宇相望，匪雕匪飾，華彼陋巷，故者以新，隘者以宏，或翼或拱，有師有宗，金絲既穆，簞簋孔飭，靈之格思，終芳且懌，神明之裔，小大駿奔，迭迓，庶士罔或不欣，既闡儒風，亦揚帝烈，肅肅二公德，聲有燁，泰山若礪，滄海成田，皇圖聖迹，於千萬年，魯生不敏，敢勒貞石，匪以為觀，衣

示爾極一禮部尚書東阿于慎行撰

三十一年重修孔廟碑

大中丞晉江黃公克績撫茲

是藩屏我東，仰體國家重道之心，俯念後世斯文之統，鯁鯁焉以表章聖教為己任，聞闕里之聖廟寢為風雨所蔽，公作色曰：是斯道之淵源，天下萬世之所係也，可秦越視之乎？於是會議兩臺，忻然捐金二千，檄有司修葺，各有司亦體公之心，共乃事，經始于辛丑七月，落成于壬寅八月，重城殿閣，廟廡，畢門一如朝制，弘敞至，碧甃華榭，瑤階玉砌，丹雘，綵漆，視曩昔而有加，猗歟休哉，煌煌乎真足以肅若聖靈，闡揚文化，豈特為天下一大奇觀也？春秋有事于斯廟，上公宗子三，姓雲來，明禋益虔，裸獻益肅，祝嘏駁奔，雍雍雍乎禮樂之盛，揆厥所由，中丞之功偉矣哉！乃謙讓未遑，謂諸大夫執事之勞也，不佞其何功之與？有二三大夫相與樂成，是役謀勒之石，以圖不朽，迺走幣徵記於余，余惟先師夫子之功若德，弗容贅言也，因再

拜稽首言曰粵自鴻濛既闢聖哲代興要皆尊居九五為社稷蒼生之寄爰及先師孔子身承六藝統冠百王集群聖之大成以垂憲于萬世一有聖作物觀君臨億兆敢不遵守素王之道以資治理者乎即釐正祀典黜諸不經敢不祇修關里之庭以肅禋薦者乎猗歟卓哉斯道大明如日中天矣國朝繼天立極不顯文明嚴事先師卓越前代重熙累洽逮及世宗議禮更化去人爵之榮觀昭無文之至敬表章特隆崇祀愈盛以至我

皇上恢弘帝業潤色玉猷用建無疆之庥莫不尊讓先師孔子之道克臻上理猗歟烈哉予惟中丞公庶政用康憂文顯秩維新廟貌肇造鴻旆真國家之巨臣名世之上績矣予生長是鄉沐浴聖澤躬逢盛舉敢不揄揚是役也巡按楊公光訓嚴公一鵬後先協議吳公達可捐金共濟而左布政沈公季文綜核物力守道陳公簡兵道李公士登交州府知府石公九奏適觀厥成若鳴工勸閱則曲阜世職知縣孔貞叢躬親督課則縣丞張儋典史李騰龍也例得曲書一乃為

之銘曰於鑠先師莫之與京百王讓德千古一人厥道維何如日中天厥靈維何懷擁几筵彼其之子來造于東功施洙泗光被鳧蒙聖澤在入萬世無斬砥柱中流賴公彌遠一兵部尚書泰安蕭大亨撰

關里誌

卷之十

七

九十三

關里誌卷之十終

關里誌卷之十終

